



廣 注 姚 氏

古文辭類纂

第一冊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姚

鼎選纂

宋
章
昂

榮如
注釋

廣

古

文

辭

類

纂

世界書局印行

凡 例

- 一、本書根據徐刻本重印。
- 二、本書注釋，其有舊注可參攷者，則參照舊注，並加以增刪。
- 三、凡地名物名之類，則悉以近代通行者爲準。
- 四、本書注釋，務求詳明，但亦力避冗長繁複，以免虛糜讀者時間。
- 五、凡文句意義可有多種解釋者，則取其較妥善合理之注釋，或一併列入，以備參攷。
- 六、每一注釋，均以號數表明之，讀者可按照文中數字以查閱釋義。
- 七、本書中，凡生僻單字，概加注音，爲免避割裂正文起見，特移於文末，號以星號表出之。
- 八、本書於每篇文後，列有諸家評語，藉作參攷。
- 九、本書於目錄中，每篇之下，加有單圈雙圈等以標明內容之優異，讀者可先將標有二圈者閱之。

國家圖書館



001687637

廣注古文辭類纂序

古文辭類纂一書。爲清桐城姚鼐先生所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學者稱惜抱先生。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生。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卒。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受古文法於同里劉大櫟。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八）中進士，歷山東湖南副考官。四庫館開，任纂修員，尋乞養歸。主梅花鐘山紫陽諸講席。凡四十年。當時國內「漢學」之風大盛。『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深擴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寬要。』（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於是姚氏起而力宗宋儒，獨排衆議，自守孤芳。本義理考據詞章不可一闕之旨，爲文源流兼賅，出於醇雅，力主倡明道義，維持雅正，推究闡奧，開設戶牖，較之方劉，益宏肆緊嚴，足振望溪之學。天下翕然，學者風從。世因號爲「桐城文派」，而尊先生爲正宗焉。

姚氏因本諸桐城古文義法而選輯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使爲古文者有所法也。選輯百家之文，刪除纖靡，分門別類，對歷代古文，大加整理。是書所搜材料，極爲豐富，各類均備；舉凡論辯，序跋，奏議，辭賦之類，無不畢具。其分類頗具卓見，溯自昭明文選而下，如唐文粹，宋文鑑，明文典，諸書，所分體類，多有可議之處。至姚氏始將古文各種文體，約之爲十三類，後世之論文體者，莫不以此爲圭臬也；至於其所選諸家，上自先秦兩漢，下迄明清，悉系古文巨子，足傳不朽者。然清吳南屏曾國藩二氏，獨不滿劉大櫟文；而姚氏引以繼歸方，承唐宋八家古文之緒，爲古文辭類纂之殿，固有微辭焉。曾氏謂其不無阿私，吳氏則比之於呂居仁矣。然就大體言，其選輯不能不謂之精當，古今文體之流變，歷代文章之精萃，已大備於此矣。自清乾隆間發刊以來，轉相印刻，風行至

今。國內文士，莫不衆口交譽，謂足與六經並傳，其價值可想見矣。唯坊間所見者，難得佳本，茲本局依據徐刻本，參酌其他善本，重爲刊印。將文內生僻單字，加以注音；凡遇難解字句，一律詳加注釋，俾讀者便於檢閱，無復需翻查他籍之煩；釋義務求詳明，但亦力避冗長，繁複；並彙集諸家評語，列於文後，以備參攷。得能稍有助於讀者之理解，則本局刊印是書之願達矣。



古文辭類纂序目

彝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子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卷一

賈生過秦論上○○○……………一
 賈生過秦論中○○○……………四
 賈生過秦論下○○○……………六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八

卷二

韓退之原道○○○……………一二
 韓退之原性○○○……………一六
 韓退之原毀○○○……………一八
 韓退之諱辯○○○……………一九
 韓退之對禹問○○○……………二一
 韓退之獲麟解○○○……………二二
 韓退之攻葬服議○○○……………二三
 韓退之師說○○○……………二五
 韓退之爭臣論○○○……………二六
 韓退之守戒○○○……………二九
 韓退之雜說一○○○……………三〇
 韓退之雜說四○○○……………三一
 韓退之伯夷頌○○○……………三二

卷二

柳子厚封建論○○○……………三三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三七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三八
 李習之復性書下○○○……………三九
 歐陽永叔本論中○○○……………四一
 歐陽永叔朋黨論○○○……………四四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四五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四八
 曾子固唐論○○○……………五〇
 蘇明允易論○○○……………五一
 蘇明允樂論○○○……………五四
 蘇明允詩論○○○……………五六
 蘇明允書論○○○……………五八
 蘇明允明論○○○……………六〇
 蘇明允諫論上○○○……………六一
 蘇明允諫論下○○○……………六四
 蘇明允管仲論○○○……………六五
 蘇明允權書六孫武○○○……………六七

蘇明允權書六國八〇〇〇	六九	蘇子瞻始皇論〇〇	一〇〇
蘇明允權書高帝九〇〇	七一	蘇子瞻留侯論〇〇〇	一〇二
蘇明允權書項籍十〇〇	七三	蘇子瞻賈誼論〇〇	一〇三
蘇明允衡論御將二〇〇	七五	蘇子瞻龜錯論〇〇	一〇五
蘇明允衡論申法七〇〇	七八	蘇子瞻大臣論上〇	一〇七
蘇明允衡論田制十〇	八〇	蘇子瞻大臣論下〇	一〇八

卷四

蘇子瞻志林平王〇〇	八四	蘇子由商論〇	一一一
蘇子瞻志林魯隱公〇〇	八六	蘇子由六國論〇〇	一一二
蘇子瞻志林苑蠶〇〇	八八	蘇子由三國論〇〇	一一三
蘇子瞻志林戰國任俠〇〇	八八	蘇子由漢文帝論〇	一一五
蘇子瞻志林始皇扶蘇〇〇	九一	蘇子由唐論〇	一一六
蘇子瞻志林范增〇〇	九三	王介甫原過〇	一二〇
蘇子瞻志林伊尹〇〇	九五	王介甫復讐解〇	一二一
蘇子瞻荀卿論〇〇	九六	劉才甫息爭〇	一二二
蘇子瞻韓非論〇〇	九八		

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

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卷六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	……	一一四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	……	一二六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	……	一二七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	……	一二八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	……	一三〇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	……	一三一
劉子政戰國策序	○	……	一三二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	……	一三四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	……	一三六

卷七

韓退之讀儀禮	○	……	一三九
韓退之讀荀子	○	……	一三九
韓退之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	……	一四〇

卷八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	……	一四一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	……	一四二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	……	一四三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	……	一四五
柳子厚辨列子	○	……	一四七
柳子厚辨文子	○	……	一四八
柳子厚辨鬼谷子	○	……	一四八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	……	一四九
柳子厚辨鶡冠子	○	……	一五〇
柳子厚愚溪詩序	○	……	一五〇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	……	一五二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	……	一五三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	……	一五五

歐陽永叔宦五代史宦者傳論○○○	一五七	蘇明允族譜引○○○	一八一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敘○○○	一五八	蘇明允族譜後錄○○○	一八二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一五九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一八五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一六〇	蘇子由民賦序○○○	一八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一六二	王介甫周禮義序○○○	一九一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一六四	王介甫書義序○○○	一九二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一六五	王介甫詩義序○○○	一九三
卷九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一九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一六七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一九四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一六八	王介甫讀刺客傳○○○	一九五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一七〇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一九六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一七二	王介甫靈谷詩序○○○	一九六
曾子固范質之奏議集序○○○	一七三	歸熙甫汝口志序○○○	一九七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一七五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一九九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一七七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一九九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一七八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二〇〇
卷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二〇二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

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實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卷十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二〇四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二〇六
蘇子說齊閔王	二〇八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二一四
中旗說秦昭王	二一七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二一八
李斯諫逐客書	二二一
李斯論督責書	二二三
卷十一	
賈山至言	二二七
賈生陳政事疏	二三二
賈生論積貯疏	二四六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二四七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二四九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二四九
----------	-----

卷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二五二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二五四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二五六
鼂錯論貴粟疏	二五八
司馬長卿諫獵書	二六〇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二六一
嚴安言世務書	二六五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二六八
吾邱子贛禁民拔弓弩對	二七〇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二七一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二七二
卷十四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二七四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	二七六
魏翁諫伐匈奴書	○	二七七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	二七八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	二七九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	二八〇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	二八二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	二八三
賈君房罷珠崖對	○	二八四

卷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	二八八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	二九三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	二九五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	二九九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	○	三〇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	三〇三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	三〇六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	三〇七
侯應龍邊備議	○	三〇九
谷子雲訟陳湯疏	○	三一〇

耿育訟甘陳疏	○	三二二
賈讓治河議	○	三二三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	三一六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	三一九
諸葛孔明出師表	○	三二一

卷十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	三二四
韓退之禘祫議	○	三二六
韓退之復讐議	○	三二九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	三三〇
柳子厚駁復讐議	○	三三二

卷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	三三五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	三三八

卷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	三四四
---------	---	-----

卷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	三六一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	三六七

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 三七三

卷一十一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 三八一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 三九九

王介甫進戒疏 ○…………… 四〇二

右奏議類上編

卷一十一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 四〇四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 四〇九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 四一三

卷一十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 四二〇

蘇子瞻策略一自斷 ○…………… 四三一

蘇子瞻策略四破庸人之論 ○○○…………… 四三三

蘇子瞻策略五結天下之心 ○○○…………… 四三五

蘇子瞻決壅蔽課百官之三 ○○○…………… 四三九

蘇子瞻無沮善課百官之六 ○…………… 四四一

蘇子瞻省費用厚貨財之一 ○○○…………… 四四三

蘇子瞻蓄材用訓軍旅之一 ○…………… 四四六

蘇子瞻練軍實訓軍旅之二 ○○○…………… 四四八

蘇子瞻倡勇敢訓軍旅之三 ○○○…………… 四五一

蘇子瞻教戰守安萬民之五 ○…………… 四五三

卷一十二

蘇子瞻策斷中 ○…………… 四五六

蘇子瞻策斷下 ○○○…………… 四五八

蘇子由君術策五 ○…………… 四六二

蘇子由臣事策一 ○○○…………… 四六四

蘇子由民政策一 ○…………… 四六六

蘇子由民政策二 ○…………… 四六九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卷一十四

趙長說商君○○○……………四七三
 陳軫為齊說昭陽○○○……………四七五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四七六
 陳軫說齊合三晉○○○……………四七七
 蘇季子說燕文侯○○○……………四七八
 蘇季子說趙肅侯○○○……………四八〇
 蘇季子說韓昭侯○○○……………四八三
 蘇季子說魏襄王○○○……………四八四
 蘇季子說齊宣王○○○……………四八六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四八七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四八八
 蘇代說齊不為帝○○○……………四八九
 蘇代遺燕昭王書○○○……………四九〇
 蘇代約燕昭王書○○○……………四九二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四九五
 蘇厲為周說白起○○○……………四九六

卷一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四九八

張儀說楚懷王○○○……………四九九

張儀說韓襄王○○○……………五〇二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五〇三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五〇四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五〇四
 黃歇說秦昭王○○○……………五〇五
 范雎獻書秦昭王○○○……………五〇八
 范雎說秦昭王○○○……………五〇九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五一三
 樂毅報燕惠王書○○○……………五一四
 周訢止魏王朝秦○○○……………五一六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五一八

卷一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五一九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五二二
 魯仲連遺燕將書○○○……………五二三
 觸讐說趙太后○○○……………五二五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五二七
 蔡澤說應侯○○○……………五二七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五三二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五六八
汧明說春申君○	五三三	韓退之答呂鑿山人書○	五六九
陳餘遺章邯書○	五三四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五七〇
卷二十一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五三五	韓退之答李翊書○	五七一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五三七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五七三
枚叔說吳王書○	五四一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五七四
枚叔復說吳王○	五四三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五七五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五四四	韓退之答衛中行書○	五七六
王生與蓋寬饒書○	五五一	韓退之答孟東野書○	五七七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五五二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五七八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五五四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五七九
卷二十一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五五八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五八〇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六〇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五八一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六一	韓退之為人求薦書○	五八二
韓退之與崔羣書○	五六二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五八三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五六五	韓退之上宰相書○	五八四
韓退之答陳商書○	五六七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五八七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五八八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〇〇〇〇……………五九一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〇〇〇〇……………五九七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〇〇〇〇……………五九九

卷二十一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〇〇〇〇……………六〇〇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〇〇〇〇……………六〇二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〇〇〇〇……………六〇四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

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

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

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卷二十二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〇〇〇〇……………六一〇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〇〇〇〇……………六一〇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〇〇〇〇……………六一一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〇〇〇〇……………六一三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〇〇〇〇……………六一五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〇〇〇〇……………六〇五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〇〇〇〇……………六〇九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〇〇〇〇……………六一二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〇〇〇〇……………六一三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〇〇〇〇……………六一四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〇〇〇〇……………六一六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〇〇〇〇……………六一七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〇〇〇〇……………六一八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〇〇〇〇……………六一六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〇〇〇〇……………六一六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〇〇〇〇……………六一八

韓退之送區冊序〇〇〇〇……………六一九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〇〇〇〇……………六二〇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〇〇〇〇……………六三二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六三三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六三四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六三五
韓退之與浮圖文暢師序	六三六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六三八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六三九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六四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四一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六四三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六四四
韓退之送鄭十為校理序	六四五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六四六

卷二十一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六四八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六四九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五〇
歐陽永叔鄭荀政名序	六五二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六五三

卷二十二

曾子固送江任序	六五五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六五六
蘇明允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六五七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六五八
蘇明允名二子說	六六〇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六六一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六六一
蘇子瞻稼說贈張琥	六六二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六六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六六五
歸熙甫王母願孺人六十壽序	六六六
歸熙甫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六六七
歸熙甫願夫人八十壽序	六六八
歸熙甫守耕說	六七〇
歸熙甫二石說	六七一
歸熙甫張雄字說	六七二
歸熙甫二子字說	六七三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 六七五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 六七六
 方靈皋送李兩蒼序 ○…………… 六七七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 六七八
 劉才甫送沈菜園序 ○…………… 六七九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 六八〇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卷三十四

秦始皇初并天下。讖帝號令 ○…………… 六八三
 漢高帝入關告諭 ○…………… 六八四
 漢高帝二年發使告諸侯代楚 ○…………… 六八四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 六八五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 六八五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 六八五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 六八六
 漢文帝元年讀振貸詔 ○…………… 六八六
 漢文帝元年賜南粵王趙佗書 ○…………… 六八七
 漢文帝元年讖犯法相坐詔 ○…………… 六八八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 六八八
 漢文帝二年日食詔 ○…………… 六八九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 六八九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 六九〇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 六九一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 六九一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 六九二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 六九三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 六九五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 六九五

卷三十五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 六九六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 六九六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 六九七

漢武帝元鼎六年赦賣楊僕書 ○…………… 六九七

漢武帝賜嚴助書 ○…………… 六九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 ○…………… 六九九

漢昭帝賜燕王璽書 ○…………… 六九九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 七〇〇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 七〇〇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 七〇一

漢元帝讞律令詔 ○…………… 七〇一

漢元帝建昭四年讞封甘延壽陳湯詔 ○…………… 七〇一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 七〇二

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 七〇三

卷二十六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 七〇四

韓退之祭鱷魚文 ○…………… 七〇五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入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卷二十七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 七〇八

韓退之圻者王承福傳 ○…………… 七二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 七二五

蘇子瞻方山子傳○○○……………七二六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七一八

卷二十八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

狀○○……………七二〇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七二六
歸熙甫筠溪翁傳○○○……………七二七
歸熙甫陶節婦傳○○○……………七二八
歸熙甫王烈婦傳○○○……………七二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為下編。

卷二十九

秦泰山刻石文○○……………七四一
秦琅琊臺刻石文○○……………七四一
秦之景刻石文○○……………七四三

秦東觀刻石文 ○…………… 七四三
 秦碣石刻石文 ○…………… 七四四
 秦會稽刻石文 ○…………… 七四四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西弁序 ○…………… 七四五

卷四十一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弁序 ○…………… 七四七
 韓退之平淮西碑弁序 ○…………… 七四七
 韓退之廣州孔子廟碑 ○…………… 七五二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 七五四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 七五六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 七五九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 七六〇
 韓退之烏氏廟碑 ○…………… 七六三
 蘇子瞻表忠觀碑 ○…………… 七六五

右碑誌類上編

卷四十一

韓退之曹成王碑 ○…………… 七六八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 七七一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 七七三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 七七六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 七八一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 七八二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 七八三

卷四十一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 七八六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 七八八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 七九〇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 七九二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 七九四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 七九六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徒封州
 董府君墓誌銘 ○…………… 七九九
 韓退之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銘 ○…………… 七九九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 八〇一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 八〇二
 韓退之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
 銘 ○…………… 八〇三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八〇五

卷四十三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八〇七

韓退之施先生墓銘○……………八〇七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八〇九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八一〇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八一二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八一二

韓退之女孿壙銘○……………八一四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八一四

卷四十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八一七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八二二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八二八

卷四十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隸張君墓表○……………八三一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八三二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八三四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八三五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八三八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八三九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八四二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八四三

歐陽永叔龍岡阡表○……………八四五

卷四十六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八四八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八四九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八五一

歐陽永叔徂徠先生墓誌銘○……………八五三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八五六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八五八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八六〇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八六二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八六四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八六六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八六八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八七二

銘○……………八七二

歐陽永叔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八七五

○……………八七五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八七八

墓誌銘○……………八七八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八八〇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八八二

卷四十七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八八四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誌銘○……………八八六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八八九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八九〇

卷四十八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八九二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八九四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

君墓誌銘○分序……………八九八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九〇一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九〇二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九〇四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九〇五

王介甫臨川王君墓誌銘○……………九〇七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表誌……………九〇八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九〇九

王介甫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九一一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九一三

王介甫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九一四

卷四十九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九一六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九一八

王介甫葛興租墓誌銘○……………九一九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九二〇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誌銘○……………九二一

王介甫王平甫墓誌銘……………九二二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九二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

銘 ○…………… 九二四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 九二五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 九二六

卷五十一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 九二八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 九三〇

歸熙甫沈真甫墓誌銘 ○…………… 九三一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 九三三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卷五十一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 九四一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 九四三

韓退之畫記 ○○○…………… 九四四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 九四六

韓退之燕喜亭記 ○…………… 九四七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 九四九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九三五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九三五

歸熙甫寒花葬志 ○…………… 九三六

方靈舉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九三六

方靈舉李抑亭墓誌銘…………… 九三七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九三九

右碑誌類下編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 九五〇

韓退之題李生壁 ○…………… 九五一

卷五十一

柳子厚遊黃溪記 ○○○…………… 九五三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 九五四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 九五五

柳子厚銘鉅潭記 ○○○…………… 九五六

柳子厚鉅錡潭西小邱記○○○……………九五七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九五八

柳子厚袁家渴記○○○……………九五八

柳子厚石渠記○○○……………九五九

柳子厚石澗記○○○……………九六〇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九六一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九六二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九六二

卷五十二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九六五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九六六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九六七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謙南池序○○○……………九六九

柳子厚序飲○○○……………九七〇

柳子厚序某○○○……………九七一

李習之來南錄○○○……………九七二

卷五十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九七五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九七六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九七八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九七九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九八一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九八二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九八三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九八四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九八六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九八七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九八九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九九〇

卷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九九二

曾子固筠州學記○○○……………九九四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九九七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九九八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舊記○○○……………一〇〇〇

曾子固擬峴臺記○○○……………一〇〇三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一〇〇四

曾子固學舍記○○○……………一〇〇五

卷五十九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一五八	韓退之五箴	○一六七
揚子雲酒箴	○一六五	李習之行己箴	○一六八
崔子玉座右銘	○一六五	張子西銘	○一六九
張孟陽劍閣銘	○一六六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一七〇
頌贊類者亦施頌之流而不必詩之金石者也		蘇子瞻九成臺銘	○一七一

卷六十

揚子雲趙充國頌	○一七三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一八一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一七三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一八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八〇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一八二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態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刻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卷六十一

淳于髡諷齊威王○○○……………一〇八四

屈原離騷○○○……………一〇八五

屈原九章惜誦○○○……………一〇九三

屈原九章涉江○○○……………一〇九五

屈原九章哀郢○○○……………一〇九七

屈原九章抽思○○○……………一〇九八

屈原九章懷沙○○○……………一一〇〇

屈原九章思美人○○○……………一一〇一

屈原九章惜往日○○○……………一一〇三

屈原九章橘頌○○○……………一一〇四

屈原九章悲回風○○○……………一一〇五

卷六十二

屈原遠遊○○○……………一一〇九

屈原卜居○○○……………一一一二

屈原漁父○○○……………一一一三

卷六十三

宋玉九辯○○○……………一一一五

宋玉招魂○○○……………一一二一

宋玉風賦○○○……………一一二六

宋玉高唐賦○○○……………一一二八

宋玉神女賦○○○……………一一三一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一一三四

宋玉對楚王問○○○……………一一三五

景差大招○○○……………一一三六

楚人以弋說楚王○○○……………一一三九

莊辛說襄王○○○……………一一四一

卷六十四

賈生惜誓○○○……………一一四四

賈生鵬鳥賦○○○……………一一四五

枚叔七發八首○○○……………一一四七

漢武帝秋風辭○○○……………一一五五

漢武帝匏子歌○○○……………一一五六

淮南小山招隱士○○○……………一一五六

東方曼倩客難○○○……………一一五七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一六〇

卷六十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一六四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一六八

卷六十六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一一七九

司馬長卿大人賦○○○……………一一七九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一八二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一八五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一八七

卷六十七

揚子雲甘泉賦○○○……………一一九二

揚子雲河東賦○○○……………一一九七

揚子雲羽獵賦○○○……………一一九七

揚子雲長楊賦○○○……………一二〇五

揚子雲解嘲○○○……………一二〇九

揚子雲解難○○○……………一二一四

揚子雲反離騷○○○……………一二一五

卷六十八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一二一九

傅武仲舞賦○○○……………一二三五

卷六十九

張平子二京賦○○○……………一二三九

張平子思玄賦○○……………一二六八

卷七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一二八〇

王仲宣登樓賦○○○……………一二八四

張茂先鷦鷯賦○○○……………一二八六

潘安仁秋興賦○○○……………一二八八

潘安仁笙賦○○○……………一二九〇

潘安仁射雉賦○○○……………一二九三

劉伯倫酒德頌○○○……………一二九六

陶淵明歸去來辭○○○……………一二九七

鮑明遠蕪城賦○○○……………一二九八

卷七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一三〇一

韓退之進學解○○○……………一三〇一

韓退之送窮文○○○……………一三〇四

韓退之釋言○○○……………一三〇五

蘇子瞻前赤壁賦○○○……………一三〇八

蘇子瞻後赤壁賦○○○……………一三一〇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一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卷七十一

屈原九歌東皇太一	一三二二
屈原九歌雲中君	一三二二
屈原九歌湘君	一三二三
屈原九歌湘夫人	一三二五
屈原九歌大司命	一三一五
屈原九歌少司命	一三一六
屈原九歌東君	一三一七
屈原九歌河伯	一三一七
屈原九歌山鬼	一三一八
屈原國殤	一三一八
屈原禮魂	一三一九
賈生弔屈原賦	一三一九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一三二〇
卷七十二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一三二二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	一三二二

卷七十四

韓退之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三二三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一三二五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一三二六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一三二七
韓退之祭盧部張員外文	一三二七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一三二八
韓退之祭房君文	一三二九
韓退之獨狐申叔哀辭	一三二九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	一三三〇
李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	一三三一
卷七十四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一三三三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一三三三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一三三四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一三三五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一三三六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一三三六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一三三七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一三三四
蘇子由伏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一三三八	王介甫祭東向原道文	一三四五
王介甫祭范穎州文	一三三九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一三四六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一三四一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一三四六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一三四二	方靈皋武季子哀辭	一三四八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一三四二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一三四九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一三四三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一三四九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一三四三	劉才甫祭舅氏文	一三五〇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一三四四		

凡文之體類十二。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賈生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
 齊楚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
 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五六*極五六*柎五六*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五七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六〇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六一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六三。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六五*。錄六五*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呖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七九。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銛於鈞戟長鑱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入州而朝八四*。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註音】(饒)音葛(臘)音批(竣)七倫切(鐵)乎木切(鹵)音魯(種)追上聲(精)音膚(答)音癡(噎)徒果切(鐵)音巨(毗)音萌(囑)音聶(罷)讀作疲(擾)音憂(銛)音纖(鐵)所拜切(絮)奚結切(招)奇遙切

【釋義】①漢雒陽人。李斯之學傳於吳公。吳公傳之於誼。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與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世稱爲賈太傅。又以其年少秀才。稱爲賈生。②名延。梁用商鞅爲政。變法改制。國富兵強。遂有併吞六國之勢。③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④至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⑤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省地。⑥易也。⑦包含天下也。⑧八方荒遠之地。⑨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涇爲中庶子。公叔既死。鞅乃西入秦。見孝公。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封之于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後爲惠王所誅。⑩六國連和于秦曰連。⑪陝西舊同州府地。⑫名駟。孝公子。⑬名蕩。惠文王子。⑭名則。武王弟。⑮今陝西南鄭縣地。⑯今四川省地。⑰六國相合敵秦曰從。⑱齊靖郭君田嬰子。名文。號孟嘗君。爲齊相。名聞天下。⑲戰國趙武靈王之少子。名無忌。信陵其封號也。⑳國於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地。後徙都鄭。即今河南新鄭縣地。㉑國于安邑。今山西夏縣。後徙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地。㉒都薊。今河北大興縣地。㉓國于邯鄲。今河北邯鄲縣地。㉔國于臨淄。即今山東臨淄縣地。㉕國于郢。即今湖北江陵縣地。㉖都商邱。即今河南商邱縣地。㉗都帝邱。即今河北濮陽縣地。㉘在今河北定縣。㉙戰國趙之中牟人。㉚戰國宋人。㉛東周洛陽人。主合縱。相六國。㉜周人。㉝東周臣。㉞周公公子。仕于秦。㉟戰國楚人。㊱魏文侯弟。即樓子是也。㊲周人。㊳秦之弟。仕於齊。㊴樂羊後入燕。燕昭王以爲亞卿。㊵戰國魏人。事魏文侯爲將。後又仕秦楚及韓。㊶爲齊將。孫武之後也。㊷皆天下豪士。㊸戰國齊將。㊹皆戰國趙將。㊺矢鋒也。㊻鏃。浮也。㊼鹵。盾。大盾。㊽名柱。昭襄之子。㊾名楚。孝文王之子。㊿名政。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即帝位十一年。橫征暴斂。嚴刑酷法。人民苦之。又好神仙。數巡幸。崩於沙邱。即孝公。惠文武。昭襄。孝文。莊襄。皆戰國魏人。事魏文侯爲將。後又仕秦楚。刀柄也。即亦作百粵。古者江浙閩越之地。種落不一。故云百越。今廣省境地。今廣西南部及安南地。秦之大將。爲胡亥賜死。北狄也。秦漢時最猖獗。在今蒙古地。始皇聽李斯言。收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焚之。謂百姓也。秦孝公始都此。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與饒同。鐘鼓之柎也。始皇收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華山。五嶽之一。在今陝西華陰縣。即黃河。秦地居東函谷關。南嶺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之中。故曰關中。言城堅如金也。名勝。秦陽城人。二世元年與吳廣起兵。詐稱公子扶蘇。楚將項燕。

諸郡縣苦秦苛法皆歸之。尋自立為楚王。勢甚盛。後為其御莊賈所殺。⑤以薊為宮也。⑥繩繫戶樞。⑦民也。⑧求大夫。⑨范蠡春秋楚人。仕越。與越王勾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治產致富。再分散之。居陶自號陶朱公。⑩春秋時魯人。用鹽起家。富比王侯。⑪擔也。⑫如影隨形。⑬擾鐵柄也。據同載。矜。戰柄也。言鋤棘止有其柄。⑭利也。⑮有鈞之戰。⑯長矛。⑰度也。⑱雍州外尚有八州。⑲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為二途。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為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盜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為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於申韓也。

歸震川曰。行文開闢。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方望溪曰。此篇論秦。取天下之勢。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雖不以仁義。而勢則可憑。且謀武實過於六國。此所以倖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則斷無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終仁義不應。而成敗異勢者。以攻守之勢異也。

姚氏曰。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全首篇為特。雄駿闊肆。方展脚曰。勢如長河。巨浪衝胸。當其紆折停頓。又若迴風生瀾。文事之壯觀也。張廉卿曰。瑰麗之辭。魂放之氣。揮斥而出之。而沛然其甚有餘。惟感漢之文。乃有此耳。

賈生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能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立以權。崇文書而略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

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啓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困窮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於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一世之過也。

【註音】(短)音豎(獨)音曷(整)牛刀切(固)音靈(固)音語

【釋義】①分別文也。②周自平王東遷以後。諸侯不聽號令。國勢日衰。③齊桓。晉文。楚莊。秦繆。宋襄。④元元就是人民。雜併也。⑤商自盤庚遷都殷。改國號曰殷。三王三代之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⑥始王少子。名胡友。在位三年。⑦謂毛布之短衣。⑧衆聲嘈雜也。⑨喪服。⑩牢獄。⑪秦制。一人犯罪累及家族。⑫卽盜刑。⑬不守規範。⑭始皇所築。在今陝西咸陽縣。⑮理也。⑯在今江蘇豐縣北。時秦發閩左戍漁陽者九百餘人。屯於大澤。陳勝吳廣爲屯長。遇天雨失期。法當斬。勝廣因起兵於陳。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承前篇攻守異勢而言守天下之道在於安民始皇既失之於前二世又失之於後也前篇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特虛言始皇之設心此篇乃列數其虛政前篇特虛言其失天下之易此篇則推原其故由於民勞易動故陳涉得藉以爲資土崩魚爛而不可振救也

賈生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會無藩籬之限。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當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

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音註】(都)音寒(拂)同彌(雅)於勇切

【釋義】①修理也。②濟渡處也。③就是要道。④見屋思食。軍無紀律也。⑤橋也。⑥在今陝西臨潼縣東。⑦秦少府。⑧言倚兵自重。⑨秦始皇之孫扶蘇之子也。趙高殺二世。立子嬰爲王。⑩名任好。五霸之一。⑪卽有道德而無爵位者。⑫武成康昭穆五主也。⑬野諺就是俗話。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篇言子嬰不能救敗而祭。其本則由於秦俗忌諱故。三主失道。亂亡形見。而人莫敢言。已終不知因重歎雍蔽之傷國。以總結三篇之義也。古文之法。一篇自爲首尾。此論則聯三篇而更。表裏脈絡。體輪輯。史記者。悞倒其序。首尾銜快。而不可通。昭明文選。又獨取首篇。皆不講於文律耳。又曰。班固讚賈子與太史公。被罪子嬰之枉卓矣。而誼所論。自有實理。但謂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則未當耳。蓋必雄略如周世宗。唐莊宗。然後能守險。以待諸侯之敝。而事勢又各不同。莊宗世宗。嗣立國人。內附宿將。林立。故能履危而安。以弱爲強。其所以怨於內。將貳於外。雖有莊宗世宗之略。旬月中亦猝難收拾也。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前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前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五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六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七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三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一夏曰葛衣。冬曰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事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

巖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註音】〔盤〕音晏〔啜〕音輟〔繳〕音皎〔窾〕音款

【釋義】①漢夏陽人。武帝時爲太史。②即陰陽。儒墨名。法。道。德。③即周易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④陰陽家言吉凶。故多忌諱。⑤拘牽名義。動失真相。⑥言能動合於大道也。⑦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柔也。⑧不向賢明。去聖棄智也。⑨八卦方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艮東北。乾西北。坤西南。⑩十二月次。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也。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也。⑫猶言治理之也。⑬易書詩禮樂春秋。⑭採取爲棧。不刮削也。⑮器。⑯泥土所製之盛羹器也。⑰藜。似蓬。藿。豆葉。⑱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⑲纏繞也。⑳卽守一。謂想像其物。精思而固守之也。㉑功利大也。㉒言聖人能順時變化。

【諸家集評】會懋生曰：「司馬遷自敘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之以道家爲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啓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



卷二 一論辨類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煙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

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音】（歷）音烟（飭）同倦（羣）音徒（假）音格（軻）苦何切

【釋義】①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有昌黎詩文集。②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隨。亦稱老聃。楚之苦縣人。相傳母懷之八十一歲而生。故號爲老子。爲周守藏史。後見周衰，乃西出函關。隱去。著道德經五千餘言。其知所終。③小惠貌。④十一也。⑤始皇從李斯讒，收天下書，除秦紀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皆燒之。⑥漢文景崇尙黃帝老子之言。⑦佛於漢明帝時傳入中國。至北魏蕭梁時代而益盛。經典之翻譯，或始于此時。⑧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各存其一，合之以爲徵信者也。⑨王印。⑩郊祭天也。⑪假至也。⑫周。荀卿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于齊。嫉濁世之政，遂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著書數萬言。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其旨與孟子異。有荀子傳于世。⑬即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長于詞賦。多做司馬相如。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諸家集評】程正叔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太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後有所得，又曰：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詎非蹈襲前人，非擊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王陽明曰：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凌厲千古。

歸震川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杜貞與舒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佐六經，知言哉。至其爲文，神鬼萬狀，出有人無，震盪天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茅鹿門曰：闢佛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供最難鑿定。竊之其筆下變化諸語，足以眩人。又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祇以福田上立說。

蔡元培之曰：其文辭則如賈長沙治安策而更出之，以變化其論學術，則如董江都賢良策。更寫之以明過三代之下，能有幾篇文字。

劉海峯曰：老蘇稱公文如長江大河，揮灑流轉，魚龍蛟龍，萬怪咸惟。此文足以當之。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註音】(食)去聲(匍匐)音蒲伏(巛)音逆(鯀)音音

【釋義】①孟子之學說。謂人有生之初。其性本善。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即其證也。②荀子之學說。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與孟子性善之說正相反。③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④姓字。名鮒。春秋時晉國大夫叔向弟。【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鰐壑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⑤字。字百石。揚爲胖封邑。故改姓爲楊。食我生時。胖母聞其聲曰。是豺狼之聲。狼子野心。非是莫喪。字字。食采於楊。⑥姓字。名胖。以賢稱。⑦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見於邪。而助亂。果爲晉所殺。族滅。⑧姓。名穀於菟。楚賢臣。⑨子文姓氏。伏地而行。⑩意有所指也。⑪意有所別也。⑫丹朱。堯之子。⑬商均。舜之子。⑭武王封紂子武庚。命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監之。武王崩。三叔挾武庚叛。舜父。禹父。

【諸家集評】朱子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卽此諸篇也。

真西山曰。此篇之言。適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之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祇說得氣。不會說得性。

茅鹿門曰。性之旨。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披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二層矣。

方望溪曰。性之論。至程朱。詳盡。而韓子。辨析羣言。亦實有所見。其曰。下者可制。則於孟子道性善之旨。亦不相悖。

劉海峯曰。樸直明理之文公。上李侍郎書。謂舊文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蓋謂此等。
會條生曰。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堯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
吳至父曰。此殆欲輔弼孔論。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

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註音〕（說）讀悅

〔釋義〕●驚惶也。●庸弱無用之人。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鍾簫排比開闔。其原出於荀子。韓非子又曰。管子。荀子。韓非子之文排比而益古。惟退之能與抗行。自宋以後。有對語則離似時文。以所師法至漢唐而止也。

劉海峯曰。椒調。

張廉卿曰。鍾簫排比。下開明允。而其源則出於荀韓。又曰。退之此文。最古玩。其氣格直是周人文字。吳至父曰。此簫動中自然。與道大適。不奢學之。則氣易入於剽輕。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劍之孫。實爲昭王。會參之父名哲。會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洽天下之洽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會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會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會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會參者耶。

【註音】（混）音殖（辨）音虎

【釋義】①字長吉。唐宗室。家於福昌縣之昌谷。七歲能辭章。年二十七卒。所著曰昌谷集。②新安人。字持正。唐元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著有皇甫持正集。③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句。④孔母名徵在。故孔子說徵字時不說在。說在字時不說徵。⑤如衛桓公名完。⑥名釗。成王子。⑦名瑕。康王子。文中作孫。⑧字子輿。孔子弟子。⑨字伯度。東漢人。善章草。⑩名徽。因改徽侯爲通侯。黜徽爲蒯通。⑪唐太祖。名虎。高祖祖。⑫太宗。名世民。⑬世祖。民所。高祖父。⑭玄宗。名隆基。⑮代宗。名豫。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結處反覆辯難曲盡。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會條生曰：此種文爲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張廉卿曰：文章之能事。王介甫所謂飄風急用之驟。至輕車駿馬之奔馳者。最得其妙。觀此文結處。可見又曰：辨折處理足。而詞辨足以厭乎人人之心。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也不數^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五。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註音】(數)音朔

【釋義】①謂益之難治也。②屢也。③名癸。夏后發之子。特力行暴。湯放之於南巢。④子姓。名履。夏桀無道。湯起兵伐之而有天下。國號曰商。⑤名摯。湯之賢相。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其言未出世。未嘗聞此義。其言已出世。不可無此言。是謂立言。

劉海峯曰。議論高奇。而筆力勁健。屈曲足以達其所見。

張廉卿曰。一氣馳驟而下。逐層搜扶。期於椎碎而止。此種文實得力於孟子。又曰。雄闊高朗之概。寓之澹簡勁整。彌覺聲光鬱然紙上。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為靈^二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此。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註音】(豺)音儕(麋)音迷

【釋義】①獸名。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不履生草。不食生物。謂之仁獸。②明白也。③詩有麟之趾。④如大戴禮。史記。漢書。荀子。鶡冠子。俱有言及。⑤與狽同類異種。狀如犬而身瘦。毛黃褐色。口吻深裂。尾長下垂。⑥如狗頭。銳喙尖。毛深黃色。頰有白色小斑。後足稍短。尾粗大下垂。⑦似鹿而大。⑧頸項長毛。【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辭。非必爲元和獲麟作也。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返圓轉。如遊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

劉海峯曰。尺水與波。與江河比。大惟韓公能之。

吳至父曰。李習之寫此文。贈陸參。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子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

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註音】(總)音思(差)音癡(衰)音催(齧)音泉

【釋義】①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②小功五月服。用稍蠶熟布爲之。③喪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縫下邊。④猶言往而不返也。⑤葬也。⑥美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此昌黎文本經術處

劉海峯曰退之每以奇怪雄偉驚人。獨於議禮則醇雅粹然而爲儒者之言。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註音】(讀)音豆(鄭)音談(萇)音長(蟠)音盤

【釋義】● 鄰國之君。少昊後。昭公時朝魯。嘗與叔孫昭子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之故。仲尼師之。● 周敬王時大夫。● 春秋時魯國樂官。

【諸家集評】方望溪灼李立侯說曰。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見其明也。言解或自巫醫藥師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業而皆以傳道貫之。蓋舍授業無所謂傳道也。

劉海峯曰。教子百工。聖人斗起三峯插天。

會稽生曰。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或謂解此二者。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

吳至父曰。句句硬接。逆轉而氣體渾灑自然。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

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閱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

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註音】(蠱)音古(訕)音山毀謗也(招)音翹(闕)曲職切(政)音咨(矻)音窟(許)音揭

【釋義】①字元宗。唐北平人。既及進士第。遂隱中條山中。德宗召拜爲諫議大夫。嘗疏留陸贄。帝欲相裴延齡。又嘗哭於廷。力沮之。②今山西省。③德宗四年。李長源薦之。④言以柔順中正之臣。而當王朝大難。自宜鞠躬盡瘁。以求濟之。⑤抱關司門。擊柝守夜。皆小吏。⑥主委積之吏也。猶今收掌糧草材料之官。⑦春秋時魯小吏掌牛。羊。芻。牧之事者。⑧舉也。⑨益也。⑩喻正直也。⑪熙。廣也。鳩號。大名。⑫勤勉也。⑬墨。卽墨翟。突。竈類也。黔。黑也。言竈口不黑卽去。⑭名佐。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盛亂之國。好盡言。而招人過。怨之本也。後果見殺于靈公。

【諸家集評】姚氏曰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
會蔣生曰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客氣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窰窰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窰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鑰。

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註音】(援)音喧(簪)徒感切(窳)音淨(窳)音俞

【釋義】①輪幹也。②蕃。即藩屏之義。③欄也。④坎之深者。⑤穿地陷獸。⑥穿牆壁竊財物也。⑦外閉之關也。

⑧湖名。在湖南境內。⑨山名。在今山西吉縣西。⑩孟賁。夏育。均古之勇士。⑪大雞也。⑫雞之大者曰蜀。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老泉體製所自出。

張廉卿曰。週體轉卸。接換斷續。起落在在不側。又曰。此文老泉學之。更加縱橫快闊。而高古簡峻。終遜退之。吳至父曰。董晉守汴。不言兵。是蔡已絕命。此文當是佐汴時作。

韓退之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

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五六}相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註音】(薄)音博(景)音影(相)音骨

【釋義】①即雲水之氣。②猶言天空。③近也。④蔽也。⑤猶言徧地皆水。⑥沒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變幻奇絕。不可端倪。

方望溪曰。尺幅甚狹。而層疊縱宕。若崇山廣壑。使觀者不能窮其際。

張廉卿曰。純從空際轉運。錫舞。又曰。其神妙。尤在中間。奇宕處。與轉振變化無迹。可尋處。

韓退之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註音】(駢)蒲眠切(食)音寺(見)讀現

【釋義】①周之善相馬者。嘗過虞坂。有騏驎伏蹏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②養馬之所。③馬驥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率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註音】(舉)慈卹切(繇)同由(沮)再呂切

【釋義】①危峻貌。②名啓。紂庶兄。紂淫亂。數諫不聽。遂去之。周公誅武庚。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③夷齊。殷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④毀也。敗也。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脫出來人都不覺

茅鹿門曰昔人謂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會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

姚氏曰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會蘇生曰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平生削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
張廉卿曰起勢雄偉東坡雅好學之而其氣太賤快轉不及此沈厚是亦運會然耶又曰介甫書李文公集後一篇從此文出而氣太勁神太迫氣韻迥不及也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四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五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六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七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閭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萋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士子入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不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註音】(拯)音丕(盪)里尼切音麗(圖)音還(彝)古奔字(毗)才誼切

【釋義】①即柳宗元唐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貞元間。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著有柳州文集。②王者以爵土與人。也。③梗塞蕪穢之貌。④蠢動貌。⑤諸侯之長。⑥十國爲連。連有帥。

①古之鄉職。如周禮之閭胥里宰。②諸侯朝見天子。春日朝。秋日覲。③諸侯時見日會。殷見日同。④衛也。⑤名變懿王子。元年諸侯來朝。下堂而相見。觀禮始廢。⑥名靖。厲王子。⑦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厲王名胡。夷王之子。⑧周平王畏犬戎。遷都于洛。⑨左宣。楚子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據有藐視王室意。⑩桓王以諸侯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鄭大夫祝聃射王中肩。⑪周卿士。⑫周大夫。⑬背辰也。⑭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⑮指魏、韓、趙、齊而言。蓋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俱由陪臣而為諸侯。⑯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岐豐地。秦始大。⑰指英布、陳豨、韓王信、反叛等事。⑱今山西大同縣。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困平城七日。⑲高帝擊黠布。中流矢。⑳如丘陵遲遲。漸卑下也。㉑取也。㉒文帝問天下之長者於田叔。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㉓趙郡涇城人。為漢中守。㉔與平人。為雲中守。善待士卒。匈奴畏之。㉕文帝嘗與語曰。如得頗牧為將。何憂匈奴。唐因言魏尚。即使復為雲中守。㉖字次公。陽夏人。為潁川守。得吏民心。㉗漢濮陽人。字長孺。武帝時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九卿。面折廷諍。帝嚴譴之。後出為淮陽太守。淮陽政清。㉘怒甚也。眦。睛外之眼角。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篇問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

方望溪曰深切事情雖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又曰氣甚雄毅而按之實有虛怯處

吳氏曰體勢雄俊辭理廉悍勁古宋以來無之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致致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註音〕〔數〕音缺

〔釋義〕①名。武王子。年十三嗣位。②即叔虞。③今河北唐縣。④小聰明。⑤周大史名佚。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方望溪曰。此篇苦效韓公子。卻克。分誇篇筆墨之迹。劃然可尋。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賢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賢。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

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
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註音】(教)音勃(鞭)音提(衰)音摧(蝶)音扇

【釋義】①春秋五霸之一。名重耳。獻公之子也。②周畿內國。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鄉。③寺人名。④予也。⑤
字子餘。春秋晉文公之臣。⑥抑也。⑦字子犯。晉文公舅。定王室。霸諸侯。大抵皆偃之謀也。⑧城濮之役。將中軍。敗
楚師。⑨齊姜。姓桓公。名小白。任管仲而霸諸侯。⑩名東吾。相桓公。⑪齊桓幸臣。桓死作亂。⑫參看前商君注。⑬弘
恭。石顯。皆漢元帝時之宦官。⑭漢蘭人。姓蕭。字長倩。元帝時相。為恭顯所陷。下獄自殺。⑮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
疾。飲太子之藥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蓋責其不嘗藥也。⑯衰子。魯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春秋書曰。趙
盾弑其君夷臬。蓋責其不越境反不討罪人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精悍嚴謹。

方望溪曰。此文及桐葉封弟。皆效韓公子。卻克分諸篇。

梅伯言曰。此文及桐葉封弟。皆效韓公子。卻克分諸篇。梅伯言曰。此文及桐葉封弟。皆效韓公子。卻克分諸篇。

李習之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
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
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
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
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

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釋義〕●即李翱。唐贈郡人。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嘗面折宰相李逢吉。出爲廬州刺史。後爲諫議大夫。卒。諡曰文。著有李文公文集十八卷。○作於作之時。●休於休之時。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朱文公文云。李翱論復性。則是誠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劉梅峯曰。韓李並稱韓之外。知道者惟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疏尤堪警世。又曰。文特勁健而飄灑。

卷二一論辨類三

歐陽永叔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

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

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註音】(馳)音弗(馳)蘇委切

【釋義】①即歐陽修。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論時切直。後拜參知政事。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嘗判滕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撰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②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而還。③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施簧管端。④打獵名稱。春獵爲蒐。冬獵爲狩。⑤鄉人羣衆飲酒。飲畢而射。謂之鄉射。⑥周曰庠。殷曰序。俱學校名。⑦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爲私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公家但守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也。⑧感氣色也。⑨名仲舒。廣川

人。舜漢大儒。碩大而美好。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歐公敘事仿史記諸體效韓文而辯論法荷子其反覆盡意及複疊處皆似觀春秋論下及秦誓論可知其凡

歐陽永叔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夫朋。而周用

以與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一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釋義〕●共工驩兜三苗鯀四人爲堯舜時四凶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蒼舒隕敷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撥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泉陶爲土●后稷典樂●后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教●四岳九官十二牧●東漢亡國之帝名協始受制於董卓其後曹操入輔政總攬大權操死子丕篡漢封帝爲山陽公●漢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鉅鹿張角多妖術遣弟子遊四方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爲識●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時謂牛李黨●初名敏更名暉懿宗第七子被朱全忠所殺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慶曆三年夏魏瓘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疎不悅進爲黨論公方在諫院上此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

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以鄆州。明日。旨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怒乎。

〔註音〕(說)音莘(鄆)音運(顫)音戰

〔釋義〕●前秦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王。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欲苻生而僭稱大秦天王。以王猛輔政。國政修明。於五胡中最稱強盛。後因寇晉大敗於淝水。還爲姚萇所執。縊之新平佛寺。●堅會羣臣議曰。今四方略

定。惟東南一隅未露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石越諫符堅伐晉。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直言也。字景略。寢疾。堅訪以後事。益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堅季弟封陽平公。嘗曰。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堅勿納。後融率騎寇樊鄧。戰于淮南。馬倒被殺。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宏後被桓玄所誅。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後堅死。誅亦自殺。道安謂堅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憚風沐雨。經略遐方。沙門僧也。垂爲冠軍將軍。言於堅曰。陛下威揚海內。而葭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今安徽壽縣。名從珂。明宗養子。清泰。其年號也。謂石敬瑭。今山西太原縣。東胡種。後改號曰遼。有今東三省。燕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內外蒙古等地。今山東鄆城縣。唐中書以黃白二麻爲詔書。宣布也。深州饒陽人。小字大醜。仕至端明殿學士。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

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註音】〔訥〕讀如納〔諛〕音俞〔阨〕丘庚切〔蘭〕音吝

【釋義】①趙之田部吏既爲將。大破秦軍。號馬服君。②趙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③今山西高平縣。④楚之舊都。秦滅楚。避莊襄王諱。改爲荊。⑤秦將。⑥潁陽東鄉人。事始皇。爲拔趙。定燕薊。⑦今陝西富平縣。⑧趙之良將。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⑨趙之上卿。【諸家集評】姚氏曰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

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禮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王之治。由文王之治。千有餘年而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註音】（放）與傲同（誠）音屈。

【釋義】①即會鞏。宋建昌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毫、滄等州。後爲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

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②成王。周武王子。康爲成子。③有東漢西漢之分。高祖劉

邦。滅秦平項。而有天下。傳至孺子嬰。爲王莽所篡。是爲西漢。光武帝劉秀中興。傳至獻帝協。曹丕篡之。是爲東漢。

④名桓。高帝中子。⑤有東晉西晉之分。司馬炎篡魏。吳蜀傳至愍帝。是爲西晉。元帝遭五胡之亂。都建康。傳至

恭帝。是爲東晉。⑥楊堅受周之禪。傳至恭帝而亡。⑦名世民。唐高祖之次子。⑧唐代賦役之制。丁男受田一頃。歲

輸粟一斛。謂之租。歲輸絹二匹。線三兩。輸布者加五之一。麻三斤。或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役人力。歲二十日。閏月

加二日。不役者日輸絹三匹。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⑨府兵之制。始於後周。備於唐朝。太

宗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八

百人。有事用以爭戰。事畢歸農。⑩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貞觀六年。大省文武官內官。定員僅六百四十二

人。⑪銓選之法。全視其人之材能而任職。有出身三十餘年。不得祿者。⑫如旌孝弟。及赦罪人等是。⑬如勸力田

等是。⑭謂工商業。⑮措置也。周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劉海峯曰：後半上下古今。俛仰慨然。而淋漓適捷。有百川歸海之致。鹿門反謂其格弱。何耶？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

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之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

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劫。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註音】（揲）音舌（奇）音羈（劫）音勑

【釋義】①即蘇洵。號老泉。宋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後除校書郎。名動京師。著有嘉祐集十六卷。②即童子也。③「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假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④種陰陽之變。以爲卦。「易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⑤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易繫辭傳」辨吉凶者存乎辭。⑥灼荆而鑽之。灼。炙也。荆。荆枝。鑽。刺也。卜先以造。灼以鑽龜。古時卜者之方法也。⑦方功義弓。「周禮卜師」掌三《龜》之法。一曰方。二曰功。三曰義。四曰弓。其義未詳。⑧檢點數目也。⑨零數也。⑩筮者著著於指間曰劫。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老蘇易樂詩三論。弁不根之談。而行文雄放。有俊視一世之概。又曰。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取。嗚呼。其亦

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肉有^{*}。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以苦口爲諱。去其^{*}。徹其^{*}。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君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而不^{*}。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者^{*}。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註音〕(燭)音沈(董)音謹(寔)子六切(德)音宏

〔釋義〕(毒鳥)一名運日。狀似鵝。紫黑色。赤喙黑目。頸長。好食蛇。其羽畫酒。飲之立死。(毒藥)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即愈。(大聲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嫻。嫻百折無限。煙波又曰。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疏。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劉海峯曰。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

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五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註音】(殿)古鹽字(變)音樂(詁)呼處切(義)音讀(療)魯臈切音老

【釋義】①火升之勢。②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於天子。而列於樂官者。是爲國風。謂其感人如風之動物也。③美好貌。④雅者。正也。詩有小雅大雅。燕鳴以下至何草不黃。爲小雅。文王以下至召旻。爲大雅。⑤詎。詈也。龔。痛怨也。⑥用大貌。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有聞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知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君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註音】(茹)音如(菽)音叔

【釋義】①牛也。②豆也。③唐堯之子。不肖。④虞舜之子。不肖。⑤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自攝國政。三年大甲悔過。伊尹復迎歸于亳。⑥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王疑周公。周公避位居東。

作騶騶之詩以貽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其論世變可謂獨有千載惜首尾及中間搏縮處意脈不滯洽古文者所宜明辨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君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

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註音】（轟）呼泓切

【釋義】①矜莊貌。②戒慎也。③聲也。④齊桓公子。名因齊。王卽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時卽墨大夫毀言日至。而阿大夫譽言日至。於是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齊國大治。諸侯不敢加兵於齊者二十餘年。⑤卽墨。今山東卽墨縣。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齊威王殺阿大夫。生出一篇議論。行文縱橫曲暢。

蘇明允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遊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誡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註音】（喬）迄業切（臨）黑改切音海（闕）音宏（敵）彼義切（逢）音虜

【釋義】①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諫。二曰隱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王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見「孔子家語」。②即椒舉。春秋楚大夫。楚莊王卽位三年。不行朝政。日夜爲樂。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乃大反前行。③秦齊人。始皇遷太后于雍。下令敢諫者死。焦請見。欲烹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雖桀紂不至于是。今天下之士。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解衣赴之。王悟。嘗以上卿。④趙官左師。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龍見太后曰。願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太后乃諾。於是長安君質于齊。齊兵乃出。⑤甘茂孫。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羅見張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⑥杜在今陝西咸陽縣。武安君白起行至杜郵。秦昭襄王賜之劍。起自殺。⑦趙王名。初武臣爲將軍所得。囚之以求地。有廡釜卒往見燕將曰。張耳陳餘。與武臣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今囚趙王。兩君必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向易燕。況以兩賢王乎。燕乃歸武臣。⑧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田常田乞子。時田常欲作亂于齊。彈國高鮑晏。故移兵以伐魯。子貢往說常曰。伐魯不如伐吳。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故曰不如伐吳。⑨卽東周公。楚欲圖周。赧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鹿。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⑩楚王名橫。⑪卽魯仲連。齊人。高昭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時魏欲帝秦。又使新垣衍說趙。請帝秦。燕往見衍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而紂醢九侯。脯鄂侯。拘文王。今秦梁皆萬乘之國。奈何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⑫齊人。說張卿風大臣語。太后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果封之。田生復說張卿曰。諸大臣未服呂產。不如封劉澤爲王。彼得

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太后然之。乃以劉澤爲瑯琊王。●漢楚人。時辟陽侯幸臣后。人或毀之于惠帝。帝欲誅之。建酒說孝惠幸臣閔孺曰。辟陽侯幸太后。君何不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貴富益倍矣。●縣名。今河北冀縣東南。審食其封辟陽侯。●齊人。梁王陰使人殺袁盎。景帝遣使覆案其事。鄒陽往說王信曰。長君弟得幸于上。長君誠爲上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言之于帝。帝怒解。●名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爲里監門。人皆謂之狂生。沛公至高陽。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沛公乃輒洗而起。●蘇秦弟。●卽頃襄王。●范陽人。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通往見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婚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參皆以爲上賓。●不正也。●魏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封鄭國公。●遊關。諫桀不聽。爲桀所殺。●紂諸父。彊諫。爲紂剖心而死。●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後相秦。

蘇明允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

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四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五而不獲，吾不信也。

【註音】（選）通選（與）音軟（藥）巨蔡切（讜）音黨

【釋義】①畏怯之意。②墨，五刑之一，刺字於額。③大道也。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④去病異母弟，字子孟。以昌邑王荒淫無道，白太后廢之，并坐其臣以不諫諫之。⑤直言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當時是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

傳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註音】(喪)音曠(鮑)此由切(蘧)音渠

【釋義】①字夷吾。相齊桓公。霸諸侯。著管子。②卽齊桓公。宋避欽宗諱。作威。③桓公幸臣。④齊人。名巫。善烹。⑤衛公子。後仕於齊。與豎刁、易牙、同亂齊國。⑥公子武孟。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⑦名壬。爲田常所殺。⑧名牙。仲因鮑叔之薦而得用。⑨卽共工。驩兜。三苗。鯀。⑩魯之閭人。孔子爲魯司寇。諫之。⑪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爲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⑫僕王陽得官。貢禹彈冠相慶。謂其可以引進也。⑬名夷臯。晉文公孫。⑭卽公子昭。宋襄公立之。⑮史鮑。字子魚。衛人。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成禮。置尸闕下。靈公弔。怪而問焉。子以告。靈公果進伯玉而退子瑕。伯玉。姓蘧。名瑗。衛賢大夫。彌子瑕。靈公幸臣。⑯蕭何病。孝惠親自臨視。因問曰。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只不能舉賢自代耳。而文特嫻娜百折情態不窮。

蘇明允權書六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

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二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

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註音】〔搆〕楚委切〔鄂〕庚頃切〔弭〕音米〔暴〕音僕同暴〔殫〕音丹〔齧〕音鄙切〔頤〕徒回切

【釋義】①吳將。著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②吳王。名光。用楚亡臣伍子胥之言。伐楚。楚師敗。遂入郢。③楚都。今湖北江陵縣。④吳入郢。楚申包胥乞秦師至。吳大敗。⑤皆孫子兵書篇名。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晝夜不絕聲。七日。秦師乃出。⑦曬也。露也。⑧姓伍。名員。楚人。父奢。兄尚。俱爲平王所殺。員奔吳。及吳師入郢。員出平王屍鞭之。⑨伯州犂孫。爲吳太宰。⑩魯定公四年。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澨。已而戰死。⑪卽公子申。爲楚令尹。遷郢于都。以定楚國。⑫昭王兄。名結。⑬臨淄人。守卽墨。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人果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泣怒願效死。⑭今湖北隨縣。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由是恨楚。⑮都今河南上蔡縣。蔡侯爲兩佩兩裘。如楚。獻其一於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及唐侯歸。蔡人因獻佩。蔡侯遂歸。由是亦恨楚。⑯公子囊子。字子常。時爲令尹。戰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⑰高祖嘗與韓信言將兵。曰。如我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遜。能將十萬。帝曰。於君何如。對曰。臣多多益善。

蘇明允權書八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

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覆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

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註音】（涪）音忌（邯鄲）音寒單

【釋義】①即齊、楚、韓、趙、燕、魏。②秦姓。③即荆軻。燕太子丹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荆軻獻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於秦。因刺之。未中。秦王捕殺之。秦因伐燕。拔薊。燕王喜走遼東。斬太子以獻。④趙之良將。以功封武安君。秦王翦伐趙。趙使破禦之。秦患之。多與趙嬖郭開金。使言收欲反。趙遂殺收。⑤趙都。今河北邯鄲縣。⑥指趙、魏、楚。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筆力簡老

蘇明允權書九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刦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誦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葷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一五黥布一六盧縮一七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註音】(噲)音快(陳)同陣(噉)蘇后切(誦)樵去聲(給)音殆(黥)渠京切(縮)追板切(推)直追切
【釋義】①陽武人。事高祖。屢出奇策。縱反間。封曲逆侯。②字子房。高祖起兵。常爲畫策。封留侯。③無知識。不和柔貌。④名雉。高帝后。⑤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高祖病。謂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⑥掌兵。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⑦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三叔以殷叛。⑧武庚字。⑨名盈。

高帝子。沛人。佐高祖。封舞陽侯。帝病。或言噲黨呂氏。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帝大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之。卽范增。佐羽而不終。羽之從弟。鴻門之宴。范增使項莊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入。詰責項羽。卽戚夫人。高帝之姬。趙王如意之母也。呂后兄子。產封梁王。殺封趙王。淮陰人。始封楚王。後降爲淮陰侯。爲呂后所絀。斬之長樂鐘室。並夷三族。給。敷也。本姓英。少時有人相曰。當刑而王。故改姓黥。以厭當之。始爲九江王。後封淮南王。以謀反見誅。豐人。與高祖同日生。壯俱學書。又相愛也。以擊燕王臧荼功。封燕王。後高帝疑之。乃亡入匈奴。謂發冢也。噲會業屠狗。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茅鹿門云。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著。然觀誅羽。鴻門與排闥而諫。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攝捨人得失類如此。

蘇明允權書十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

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

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註音】(櫝)音該(櫝)音禪(櫝)音獨

【釋義】①字羽。下相人。滅秦。封諸侯。都彭城。卒爲漢所滅。②字孟德。少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王。後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③今安徽靈璧縣南。籍被困境下。自刎於烏江口。④今河北平鄉縣。羽擊敗章邯軍於鉅鹿。⑤沛公攻潁川。出轘轅。略南陽。引兵而西。遂入武關。⑥今陝西咸陽縣。⑦今河南新安縣。羽既敗邯軍。鉅鹿軍於漳南。邯亦軍棘原。與相持。⑧羽封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⑨今江蘇銅山縣。⑩羽三分秦地。封章邯爲雍王。可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⑪二世二年。章邯擊破定陶。項梁死。乃北擊趙。破邯鄲。圍鉅鹿。⑫熊類。⑬秦將王翳之孫。⑭秦將。⑮魏都。今河南開封縣。⑯魏攻趙。趙乞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以爲不如疾走大梁。忌從之。戰於桂陵。魏大敗。⑰楚之上將軍。號卿子冠軍。懷王使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項羽卽其帳中斬之。⑱今山東曹縣東。⑲卽劍閣。亦曰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起勢橫絕不分賓主。後幅尋出孔明作結。更不回顧。烟波渺茫。

蘇明允衡論二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縻^{*}。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

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餓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

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註音】（總）音屬（福）音通（勳）音續

【釋義】①羈馬絡頭。羈馬韁。②樞衡所以持牛，令不抵觸人。樞設於角，衡設於鼻。③品行方正也。④名青，字仲卿，平陽人。武帝伐匈奴，青為大將軍，立功，封長平侯。⑤名去病，漢平陽人，衛青姊子，伐匈奴有功，封冠軍侯。⑥字翁孫，漢上邽人，封營平侯。⑦唐三元人，字藥師，平吳，破突厥，定吐谷渾，封衛國公。⑧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勳，拜并州都督，突厥不敢南向，封英國公。⑨初事羽，歸漢，封梁王。⑩與兄萬均、弟萬備，俱以戰功顯。⑪三水人，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潞國公，後以謀叛誅。⑫擊李密有功，封葛國公。⑬馬關。⑭沛人，姓夏侯，名舉，從高祖入蜀，定

三秦文帝時封東陽侯。⑤ 睢陽人。從高帝有功。封潁陰侯。⑥ 本名徹。以避武帝諱改通。以相人術說韓信。信自以功多。僕終不負我辭之。通謝去。⑦ 項羽使涉說韓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不從。

蘇明允衡論七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

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緹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統三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五。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六。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任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

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_レ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讖。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_レ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註音】(○) 輸(音倫)(劫) 戶代切(維) 音險(統) 音丸(糴) 音狄(價) 音育(翫) 古委字

【釋義】(●) 巧黠也。(●) 多也。(●) 素絹。(●) 指天子。(●) 賣也。(●) 入米也。(●) 曲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此篇鑿然有當於實用

蘇明允衡論十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

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

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澮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途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途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途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

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四何武五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註音】(濯)音濁(恤)音血(煇)古外切(眇)音軫(塗)音塗(瞻)時豔切(蹙)子六切

【釋義】①【周禮注】園國圃應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郊外曰甸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鄙漆林之稅特重以漆林非人力所作故②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③即董仲舒④漢成帝時丞相⑤漢成帝時大司空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觀此篇及兵制可知老蘇之學雖出於晚周數子然於法之蔽民之病亦嘗悉心究切而思所以改易之其視諸記誦詞章者異矣故於文章亦能卓然有立學者於此等處宜審心

卷四 論辨類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鑄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

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鄭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不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都。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切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註音】(鄭)音豐(鎬)乎老切(頤)音貲(蕩)於鬼切(郟)音荏

【釋義】①號東坡居士。蘇洵長子。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著有東坡全集。②幽王之子。東遷洛邑。以避犬戎。③在河南洛陽縣西五里。即故洛邑王城也。④名頑。周同姓。封於燕。⑤夏朝諸侯。貢金。鑄爲九鼎。⑥今陝西鄠縣西。文王都此。⑦今陝西長安縣。武王都。⑧西戎種族名。⑨即靈王簡王子。生而有頤。⑩周公。伯禽弟。⑪畢。今陝西咸陽。畢公名高。⑫祖丁之子。自奄遷於北亳。曰殷。⑬名賣父。避狄難。遷於岐山之下。⑭今陝西岐山縣。⑮名煨。爲狄所敗。遷於邢丘。⑯今山東臨淄縣。齊本都營邱。至胡公靜。遷薄姑。至獻公山。遷臨淄。⑰今山西絳縣。⑱即新絳。今山西曲沃縣南。⑲今河南南陽縣及息縣。⑳楚險地。㉑楚大夫。⑳國名。今四川巴縣。㉒國名。今湖北。

北竹山縣。○字子高。與祖約反。兵犯闕下。旋遷成帝於石頭。○字太真。太原祁人。輔晉以忠貞著。○今江西南昌縣。○今江蘇吳縣爲東吳。丹徒縣爲中吳。浙江吳興縣爲西吳。○今浙江紹興縣。○字茂弘。臨沂人。晉明帝時相。○今江蘇江甯縣。○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曰梁。○亦作若。今湖北宜城縣。○今河南淮陽縣。○今安徽壽縣。○隴西臨洮人。東漢末奸相。○今陝西長安縣。○南唐主。至子煜。爲宋所滅。

蘇子瞻志林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尙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師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

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螫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註音】(羣)音輝(莧)音徒(來)去聲(螫)音覆(螫)音色(岌)魚及切

【釋義】①名軌。②官名。③魯邑名。今山東泰安縣南。④名弗皇。⑤指聲子。⑥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之。國人立中子。⑦晉獻公妾。⑧獻公世子。⑨申生師。⑩優人名施。⑪招也。⑫始皇少子胡亥。⑬上蔡人。秦丞相。始皇崩。與臣者趙高合謀。立胡亥而殺太子。扶蘇及蒙恬。後斯被趙高所誅。腰斬於市。⑭名夷吾。獻公子。既入晉。謂里克曰。子殺三君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於是里克自殺。⑮蒙恬。⑯咬也。⑰魏主曹髦。⑱官名。⑲魏臣。懿子。⑳王敦從子。㉑字處仲。導從弟。舉兵反未成。死。㉒字世儀。爲敦參軍。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不用反覆。以爲波瀾。於子瞻諸論中。更覺嶢然而出其類。姚氏曰。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曠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踐徑少平直耳。

張廉卿曰。子瞻志林諸篇。卓識偉論。獨有千古。而此文奇縱高妙。變化於自然。實爲傑作。吳至父曰。其神遠使人莫測。其發端所由。要其感喟貫輸。處有以主其辭者。所引五人。皆雲霧耳。鱗爪時時一露。身首固未見也。志林多如此。

蘇子瞻志林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註音】(句)音鉤。(喙)許穰切音誨。(蜚)同飛。
【釋義】①字少伯。楚人。事句踐。②越王允常子。③口也。④卽文種。字子禽。先爲楚宛令。後仕越。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廡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

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八*}。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九。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二〇*}。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二一*}。淮南梁王^{二二}。魏其^{二四}。武安^{二五}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靡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註音】(椎)音追(醜)音國(穉)希上聲(灑)匹備切

【釋義】指騶衍、魯談、天、騶奭、修飾文字如雕鏤龍文也。①堅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為同也。趙有公孫龍。善為堅白同異之辯。②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③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斃。④孟嘗君去秦。將度函谷關。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為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度。⑤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入秦宮。取狐白裘。⑥均見論辨一首篇注。⑦秦相。⑧孟嘗君封邑。今山東濰縣。⑨齊城門。⑩名斯。會事子夏。段干木。⑪名平。築黃金臺以招賢者。得郭隗樂毅。⑫燕太子。丹名。使其客荆軻刺秦王。不成而死。⑬均大梁人。其賓客廝役。均天下俊傑。⑭田橫。田榮弟。齊既滅。橫與五百人入海島。高帝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⑮九品官人之法。創自魏文帝。郡縣置中正官。區別人物。以九品第其高下。吏部據此以授官。至隋始罷。⑯愚也。⑰枯槁其項。黃其面。⑱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僝恨久之。

日荷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宛句人封陽夏侯。爲代相。多招致賓客。①高帝兄仲之子。既封吳。有豫章銅山。盜鑄錢。②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③名武。文帝子。④名嬰。竇太后從兄子。封魏其侯。遊士爭歸之。⑤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時封武安侯。招致賓客。

蘇子瞻志林 始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

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軼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

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註音】(睥)匹詣切(睨)研計切(湛)同沈

【釋義】①蒙恬之弟。②今陝西綏德縣。③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④成臯人。靈帝欲封爲都鄉侯。不受。被張讓所譖。遂自殺。⑤輔晉王存勳。嘗賊朱氏。⑥召也。⑦桓帝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侯。靈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⑧肅宗。代宗。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⑨名病已。又名詢。⑩弘恭。石顯。均漢元帝時宦官。⑪字涉。陽夏人。秦始皇崩。首發難。⑫見論辨類一。⑬殊。絕也。如斷頭腰斬。⑭夷三族。⑮疑慮恐懼之貌。⑯刺。刺秦王。王驚起環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⑰鞅。欲變法。恐民不信。立木於國都南門。謂民有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竟予五十金。⑱棄灰於道者。刑。秦法也。⑲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⑳名據。宣帝時。追諡曰戾。武帝晝寢。夢木人擊之。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紅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紅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讀論精鑿。文亦通體不懈。吳至父曰。雄奇萬變。當爲志林中第一篇文字。

蘇子瞻志林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

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

〔註音〕〔穀〕細宴切〔稱〕音酬〔擢〕音濁〔比〕去聲

〔釋義〕①漢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事高祖。屢出奇策。②增居鄴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為亞父。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疎增。增憤而歸。病卒。③今江蘇銅山縣。④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舞劍。項伯與對舞。翼蔽沛公。⑤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因晨朝。即帳中斬之。⑥扶蘇。秦公子。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陳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⑦義。即荊王孫心。羽令九江王英布。羅殺於江中。⑧多也。⑨升也。⑩下相人。楚將項燕子。

蘇子瞻志林

伊尹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揮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

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五，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註音】（食）音嗣（蒂）音帝（惴）朱僑切

【釋義】①湯之賢相名摯，初耕於莘之野，湯三聘始往，後相湯伐桀，王天下。②竹器。③木器。④今河南陳留縣東北。⑤謂胸中有所顧也。⑥字庭堅，舜時爲士師。⑦憂懼貌。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涯涘。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

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釋義〕●名况。李斯師也。●史記篇名。●顏淵終日不違如愚。孔子賢之。●始皇二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地方一里。畫爲九區。形似井。每區百畝。八家各受一區。中爲公田。公田由八家種之。不復稅其私田。〔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摧折學者。好名求異之心。甚有補於世教。但荀氏之學。以法先王守禮度爲宗。而以謂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被其罪。則誤矣。破壞井田商鞅事也。以罪李斯亦失之。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註音】(顯)音核

【釋義】①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後韓遣非使於秦。爲李斯所害。②蒙人。爲蒙漆園吏。③周鄭穆公時人。④陳勝。⑤吳廣。隨陳勝發難者。⑥申不害。⑦韓非。⑧太史官。遷名。姓司馬。著《史記》。⑨名實相符也。⑩猶言法也。⑪深刻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本史遷之言而啓發之其文頗近時而明快無敵
姚氏曰此與荀卿論皆有意爲文字非如志林若泉之隨地溢出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四*}文章。其食以籩豆^{五*}簠簋^{六*}。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

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取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註音】(黼)音甫(黻)音弗(簠)音甫(簋)音辱(琥)音尤

【釋義】①網也。②鞋也。③徘徊自得貌。④刺繡爲斧形，半黑半白。⑤刺繡半黑半青，如兩已相背形。⑥祭器。⑦竹器。⑧木器。⑨祭器。⑩外方內圓曰簠。⑪外圓內方曰簋。⑫肉之無用者也。⑬蝦蟆子。古文似之。⑭大篆。周宣王十一年籀作。小篆。秦相李斯作。⑮秦程龜作。⑯後漢蔡倫所造。

【諸家集評】姚氏曰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又曰東坡才思大於蘇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

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註音〕(圮)音怡(聶)音業(賁)音奔(臙)他典切(勅)同倦

〔釋義〕①張良。字子房。佐漢高帝滅秦破項。封於留。②橋也。③卽黃石公。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大驚授之。④見論辨類下。⑤軼深井里人。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⑥卽鄭襄公。⑦隱臂。⑧見前。⑨今之浙江紹興。⑩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驅漢王足。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⑪高大貌。〔議〕家業師。劉梅峯曰。忽出忽入。忽主忽賓。忽深忽淺。忽斷忽接。而納履一事。止隨文勢帶出。更不正講。尤爲神妙。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

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權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

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註音】(續)疾習切(謹)同(獵)古縣切

【釋義】①即楚。②繼也。③齊邑。今山東臨淄縣。④即周勃。⑤封潁陰侯。與周勃平諸呂。立文帝。⑥水漸入內。⑦水名。在今湖南。源出廣西。⑧名平。楚同姓。被讒。投汨羅江而死。⑨舉足欲跳貌。⑩梁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死。⑪才識也。⑫見前。⑬見論辨類三。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亦自有見。但賈子陳治安之策。乃召自長沙。獨對宣室。傳梁王後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未免鹵莽耳。

劉海峯曰長公筆有仙氣。故文極縱蕩。變化而落韻甚輕。

蘇子瞻鼉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晷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鼉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

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五。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六。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註音】(盜)烏浪切(淬)音翠(厲)同彌

【釋義】①音紐。習也。言習慣而不以爲意也。②漢潁川人。景帝立爲御史大夫。主議削七國。七國反。被誅。③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④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⑤字絲。楚人。讒錯於景帝。⑥淬煉也。

蘇子瞻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三。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五。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跡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九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瘞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一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註音〕(漣)庚頃切

〔釋義〕①即趙簡子。其入晉陽以叛者。因范氏中行氏之伐之也。均以私怨。②今山西臨汾縣。③頸上瘤也。④桓名志。靈名宏。⑤名協。⑥字游平。靈帝時與陳蕃奏誅宦者。爲曹節等所殺。⑦宛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進召董卓兵。欲悉誅諸宦官。入白太后。請盡誅之。爲宦官張讓等所知。俟進出斬之。⑧字本初。何進被殺後。紹即引兵屯關下。捕宦官盡殺之。⑨李輔國。程元振。唐肅宗時宦官。⑩文宗時。訓注謀誅宦官。不成。爲仇土良等所殺。⑪代宗時相。⑫名胤。昭宗時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

蘇子瞻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

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

【註音】(啖)音淡(殺)去聲

【釋義】①僞與之親善也。②習慣而不以爲意爲之扭。③以物與食。④楚人。臣太后時。諸臣擅權。賈乃交驩。

太尉周勃以五百金爲勃壽。兩人相結。遂滅諸呂。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除同列之姦臣或用此術而漢唐末情事則遠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

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註音】(縛)音辱(寢)音屢

【釋義】①蘇轍。字子由。蘇洵之次子。著有樂城集九十六卷。②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③繁采飾也。④漸也。⑤陳厲公子完奔齊。後改姓田氏。⑥春秋齊秦晉楚稱霸。迭爲盟主。魯介於大國之間。困於奔走徵召。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註音】（場）音亦

【釋義】①「史記」六國俱有世家。世家者。記諸侯之世系也。②魏人入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而論。③亦魏人變法險秦。④剛。故剛城。在今山東甯陽縣。壽亦齊地。⑤邊境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說本國策特抽其緒而竟之又曰其說已雜見國策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

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蠱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

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註音〕(控)存入聲(咤)陟嫁切(後)音斤(德)薄邁切(狼)音只

〔釋義〕①不明也。②名操字孟德廢獻帝自立國號魏。③孫權字仲謀主東吳。④劉備字玄德蜀主。⑤搏鬥也。⑥字羽秦末下相人與叔父梁起兵於吳中敗秦軍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爭衡後被圍垓下自劉於烏江。⑦體倦也。⑧韓信。⑨彭越。⑩袁紹據冀州弟術據壽春。⑪字奉先。⑫今湖北江陵縣地劉備至荊州說劉表擊操不從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荊州備奔吳。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於劉項三國情事俱不切而在作者諸論中尙爲拔出者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他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繪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

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五。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註音】(他)音舵(繪)疾陵切(奔)音井

【釋義】①名恆。高祖中子。②他。姓趙。秦南海尉。③今之安南。④名啓。⑤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

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入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

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註音〕(費)音興(泚)音此(錄)音東(摺)之涉切

〔釋義〕①字叔。陽夏人。②頤。面頰。謂口不言。但動頤指揮。所欲皆如意也。③秦法當夷三族者。皆先斃。斬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俎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④斯長子。與斯同死。⑤爲河南省。舊河南。開封。懷慶。衛輝四府地。⑥今江蘇江都縣地。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敗。徙蜀。道死。⑦今山東長清縣地。文帝時。濟北王興居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⑧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雄。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反。世稱七國之亂。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祇孝平帝。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⑩邊境置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⑪爲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范陽朔方。均有節度使。⑫漢縣名。隋改爲道。今河北定興縣。⑬今靈武縣。按察北狄。⑭兵八百餘府。⑮太宗定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番。其後府兵廢。募兵長從宿衛。謂之彍騎。⑯玄宗年號。⑰亦玄宗年號。⑱名廷代宗子。⑲姓安。玄宗時。爲平盧節度使。後自范陽起兵反。陷長安。⑳幽州昌平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盧龍節度使。泚殺之。代領其衆。德宗時。舉兵反。據長安。㉑名暉。㉒見前。㉓姓王。憲穆時宦官。㉔姓仇。文宗時宦官。㉕涯。字廣律。太原人。錄。字子美。河南人。李訓。鄭注。謀殺宦官不成。仇士良殺訓注。

及王涯賈餗等。從諫爲昭儀節度使。涯等被殺。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有訓練士卒。誓以死瘠君側語。士良等懼。懼怕也。初從黃巢爲盜。降唐後。賜名全忠。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釋義〕●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神宗朝相。封荊國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學爲鬪。虧曰蝕。如日蝕月蝕。●太甲。太丁子。庸。中庸之道也。〔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法言〕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從也。●奪取也。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釋義〕①一方諸侯之長也。按古方伯爲一州之表率。東漢以來，多稱刺史爲方伯。②受誅。當誅而誅也。③士師曰士獮官也。④見虞書。⑤經法也。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

觀之。子貢是。則會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警之。大盜至。肚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黜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會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會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註音】（聽）音耽（鄭）音談（萇）音長（諷）音欺（肱）音區（黜）音曲

【釋義】①即劉大櫟。字才甫。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著有海峯詩文集。②孔子之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③政事。冉有。子路。④言語。宰我。子貢。⑤文學。子游。子夏。⑥樊遲。問稼圃。孔子目爲小人。⑦子桑戶死。會豎倚門而歌。⑧姓李。名耳。孔子嘗從之問禮。⑨周時小國諸侯。孔子曾從之問官。⑩周大夫。孔子嘗從之問樂。⑪母死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事見「檀弓」。⑫或謂秦之公孫枝。字子桑。⑬洛黨。程頤爲首。蜀黨。蘇軾爲首。⑭朱。名熹。字元晦。新安人。教人窮理。謂此理已明。則可以誠心正意。陸。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則欲先務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⑮誹謗也。⑯讒毀也。⑰肱。開也。篋。箱也。⑱北宮黜孟施舍二人。皆勇者。【諸家集評】姚氏曰恣肆縷蕩蕩處本於莊子但不逮莊子之闊奇耳

卷六 序跋類一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啼。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闕睢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

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三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可。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五。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紀世說。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註音〕〔箸〕音柱〔襮〕如鳩切〔浹〕音接〔鐸〕音獨〔捃〕居運切〔摭〕音灼〔騁〕音逞

〔釋義〕①司馬遷字子長。弱冠好游。足跡遍天下。因李陵而得罪。發讀成史記一百三十卷。②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是也。③古治春秋學者。著有年歷譜謀。④魯大師。擊其名。周衰樂廢。擊理其亂。⑤唏歎聲。紂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⑥〔詩小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⑦今山西霍縣。⑧厲王出奔。周公召公。共理國政。號曰共和。⑨隱公名息姑。⑩哀公。⑪名熊商。⑫宋人。⑬拾取也。⑭陽武人。文帝時爲相。著終始五德傳。⑮漢武帝時人。著春秋繁露。

〔諸家集評〕方植之曰。此是通身用繡法。滿紙烟雲。將千百年治亂廢興。本末事蹟。及儒賢著述得失。是非揚權而實言之。無不盡意。而又無一呆筆。正序又曰。春秋所紀。始平王東遷。其初尚有一百二十四國。欲表十二國。不得不先敘所以滅亡。致此者。由厲王失道。欲弒厲王失道。故序其初賢人君子之早知有鹿鳴關雉之刺。欲序師塾等賢人而先以箕子先見爲陪。此是追溯陪繡之筆。自共和行政後。又將孔子作春秋疑序一編以下。虞氏呂氏等皆春秋陪客。

張廉卿曰。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整的。歐公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開的。吳氏曰。此篇前幅氣勢雄直。又曰。自紂爲象箸而箕子唏以下。皆言世亂而著作始興。自厲王始亂。四國更霸。皆篡賊之事。孔子作春秋。所以諒篡賊也。此爲十二諸侯之提要。亦自況己之史記。亦孔子春秋之類。後幅歷敘各家春秋。不能得春秋要領。己所以作史記也。然不明挈此義。以譜十二諸侯亂之使人驟求其義。信而不能得。此大史公文所以爲奇也。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三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六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弁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弁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兗。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

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註音〕(時)音時(臚)音旅(毫)白各切

〔釋義〕①秦之史記。②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封爲諸侯。邑諸秦。③時。封上而祀也。秦居西垂。自謂主少昊之神。乃作西時。祠白帝。④祭名。⑤襄公子。⑥今陝西隴縣。⑦〔列異傳〕陳倉人得異物。道遇二童子。此名爲媼。在地下食死人腦。媼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獲其雌。乃爲立祠。⑧今陝西岐山縣。⑨今陝西省地。⑩苑氏。中行氏。知氏。韓。魏也。⑪即陳恆。⑫名王。⑬韓。趙。魏。⑭莊子子。是爲太公。⑮魯周公後。今自山東舊兗州府。至郟泗之境。衛康叔後。今自河北舊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⑯西兗。種族名。⑰今河南商邱縣。⑱見蘇志林篇注。⑲信傳聞之言。

〔諸家集評〕方植之曰六國事皆從秦記得之故以秦爲主從秦入六國草蛇灰線引脈令人不覺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弁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註音】(燧)同燧(契)先結切(鏑)音的(鄉)同向(鉏)土魚切

【釋義】①迅速也。②商周之始祖。③在河南孟縣。④顯大也。⑤文公。⑥言一統也。⑦與鏑同。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此文如昔人評右軍書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又曰雄逸恣肆千古一人其奇名則韓歐之所自出也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

廣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入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譖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註音】(怙)音舌(適)同諱(阨)音厄

【釋義】①周公子②武王弟③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④今河南鄭縣封叔鮮⑤今河南新蔡縣封叔度⑥唐叔虞至成王時始封今山西境⑦今山東定陶縣封叔振鐸⑧今陝西南鄭縣封厲王庶子友⑨大

者王。小者侯。①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②今湖南長沙縣。吳芮封此。③今山西代縣。④今遼寧遼陽縣。⑤初爲盧縮地。後縮入匈奴。遂立子建爲燕王。⑥初封韓王信。信後降匈奴。乃立子恆。⑦即山西恆山。避文帝諱。改常。⑧山名。在山西東部。⑨阿澤。在今山東陽穀縣。⑩在今山東濮縣。⑪初封韓信。後封子肥。⑫初封張耳。後封子如意。⑬今河南淮陽縣。⑭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南。⑮在江蘇沛縣。⑯今山東泗水縣。⑰初封彭越。後立子恢。⑱初封韓信。後封弟交。⑲封兄子橫。⑳初封英布。後立子長。㉑河南。爲舊河南府及鄭州汝州之地。河東。今山西安邑縣等地。河內。今河南汲縣等地。㉒今河北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淄縣等地。㉓本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州。汝寧。陽武等地。㉔今河南南陽縣等地。㉕今湖北江陵縣。㉖今山西大同縣北。㉗今甘肅隴西縣。㉘今陝西地。㉙懼也。㉚文帝時。分齊爲七國。㉛趙分爲河間。廣川。中山。平原。真定。并趙爲六國。㉜梁分爲濟川。濟東。山陽。濟陰。并梁爲五國。㉝淮南分爲衡山。廬江。并淮南爲三國。㉞險要之地也。㉟漢武帝年號。

【諸家集評】方植之曰。漢興以來。許多事變。得失利害。及地形法制。一絲不亂。一塵不驚。如日星覆天。河岳奠地。但見元氣造化。生成古今。無匹姚評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諸序皆然。而此尤雄遠。

吳氏曰。姚郎中謂此篇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當矣。至謂孟堅序議論尤密。則未盡然。班序仍本仲又立說。其論諸侯削弱。太過。中外碑微。至啓王莽之篡。義亦發自史公。史云。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者。亦語似褒。據而意主婉。調偏宕之辭也。此篇歸宿。在末句形勢雖疆。要以仁義爲本。二語。班氏但就此推闡之。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之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盜。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繩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註音】(厲)同彌(耗)好去聲(罔)同網
【釋義】①蕭何 ②曹參 ③見蘇子瞻賈誼論注 ④謂倍其初封戶數 ⑤盡也 ⑥恐懼也 ⑦同混。亂也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沉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註音】（甌）音歐（靡）音應

【釋義】①武帝年號②古糧鬻。至秦曰匈奴。漢時屢和屢叛。武帝大舉伐之。③邊界也。④閩越。今福建閩縣地。王號無諸。越句踐裔。其後數世。於武帝建元三年。發兵攻東甌。東甌因舉國內附。⑤東甌。今浙江永嘉縣。其王名搖。亦句踐後裔。⑥擊也。⑦今安徽懷寧縣。⑧在今河北盧龍縣地。⑨匈奴王號。⑩名姿。虞人。⑪見適秦論注。

【諸家集評】吳氏曰武帝南征北討史公深不然而詞乃極口夸詡此文字神妙處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二。庠^三。序^四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五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六。晉之叔向^七。齊之晏嬰^八。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取。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九取齊。六卿^{一〇}分晉。道德大廢。上

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疆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疆。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弁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疆。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弁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結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

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饋。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註音】(辟)音壁(曆)音麗(鑿)他刀切(說)音稅(從)讀縱(闕)同窺(僭)音煩

【釋義】①劉向。字子政。元帝時爲散騎宗正。以諱免。成帝時。復起爲光祿大夫。著有供範五行傳。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列仙傳二卷。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等書。②天子之學。③諸侯之學。④鄉學名。殷曰序。周曰庠。⑤康王劍。昭王瑕。⑥鄭相。公孫僑。⑦晉大夫。羊舌肸。⑧字平仲。相齊景公。⑨田和也。遷其君康公貨。自立。⑩見上六國表序注。⑪一方諸侯之長。⑫魏人。⑬均系蘇秦弟。⑭與窺同。小視也。⑮炙也。燒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觀會子固所議。可知孔孟之學。至北宋而明。漢儒所見實淺。然是篇述春秋所以變爲戰國。特具深識。字句亦非苟然。

姚氏曰。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駁。然冲澁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實生所無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二。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二十七年。兵無所

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踏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感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怙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以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酈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註音】(絨)音弗(酈)戶圭切

【釋義】①班固。字孟堅。漢扶風安陵人。明帝時典校秘書。著有漢書一百二十卷。白虎通義等書。②五德遞王。周得木。秦得水。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所生者爲母。出者爲子。木爲母。火爲子。仁恩之情。子不代母。以秦代周。是母代子也。故云秦值其位。③秦本姓嬴。呂不韋取邯鄲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政。故稱呂政。④言始皇之威。

擬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①狼狐主弓矢星。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②至也。③始皇時。徙囚徒七十餘萬人。治鄠山作阿房宮。鄠山。在今陝西臨潼縣。④姓馮。官右丞相。⑤既無帝威。又無功伐。⑥二世兄子。⑦綬也。⑧天子車以黃繒爲裏。⑨見過秦論注。⑩卽恍忽。⑪子嬰與二子謀。俟趙高至齋宮刺殺之。⑫指高帝。⑬今陝西咸寧縣東。⑭嚴王卽莊王。避明帝諱。茅旌鸞刀。宗廟用器。《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⑮文王子。武王弟。⑯指子嬰。⑰季爲紀侯弟。紀亡而以欒地事齊。爲存祀計也。欒。今山東臨淄縣東。⑱小子亦指子嬰。⑲春秋不名賢之也。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奇辭奧旨尊附相承而其氣特雄直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陽。臨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鉞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

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盜。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載。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

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四〇}。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四二}。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四三}。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四四}。奉上璽^{四五}。載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註音〕(逃責)責同債(鉄)音夫(狙)七慮切(波)同陔音碑(巖)音疑(夸)同跨(橋)同矯(顯)同專(敷)音拂

〔釋義〕①夏殷。②文武周公。③公侯伯子男。④五等諸侯。⑤九州之長。⑥見詩大雅。⑦介。箴也。⑧屏。障也。⑨輪。幹也。⑩懷。和也。⑪俾。使也。⑫幽王。平王。⑬狹隘。⑭傾邪也。⑮東周西周。⑯周赧王負責。築謬臺以避之。謬音移。⑰鉄錢。王者施刑之具。周室衰微。政令不行。雖有鉄錢。私竊隱藏也。⑱名延。⑲伺也。⑳古詘字。謗也。㉑大杖。㉒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周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㉓始皇以自已為一世。以後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詎至二世而亡。㉔大者王。小者侯。㉕二山在山東境。㉖高帝六年。為荊國。十年。更名吳。㉗水涯。㉘廬山在江西。衡山在湖南。㉙水北曰陽。言循漢水而往也。㉚極也。㉛北東南也。㉜不循法也。㉝即文帝。㉞乘異也。㉟名偃。臨淄人。說武帝。令諸侯推恩封子弟。㊱武帝時。衡山王賜。淮南王安。謀反不成。自殺。㊲仕於諸侯者。㊳封諸侯過其限。謂之附益。㊴哀帝。平帝。㊵成。哀。平。皆早崩無嗣。㊶東西階也。㊷莽遣五威將帥。班符令於天下。五威者。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軍服。駕馬。名如其方色數。㊸頓首也。㊹首至地也。㊺疊之組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儼仿之。

張廉卿曰。嶺密成東京風氣。奇雄跌宕。不如史公。而端重。疑厚。其味醜醜。而深。孟堅所長。亦千古無兩。

卷七 序跋類二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釋義】○「儀禮」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古文則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者。每篇字句多同。一篇中前後亦多同。記憶不易。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風味與史記表序略同。而格調微別。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釋義】①紛亂繁雜也。②缺點也。

【諸家集評】會濂生曰：此與讀鸚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篇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氣類史公年表序。

張廉卿曰：卓識偉論。上下千古。其文勢甚雄闊。而以盤勁之致行之。彌覺聲光鬱然。又曰：此文雖爲讀荀子作。然直是自抒己意。論孟荀揚三家耳。其中賓主秩然不亂。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_二守盛山_三。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_四。露_五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_六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_六。侍講六經禁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韋侯俾余題其首。

【註音】①(響)力救切(韻)五檢切(胸)音靈(響)音聞

【釋義】①(唐書)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元和時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召入翰林爲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處厚有感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疏盆渠六盤石磴七桃搗八竹崑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續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②掌考文武百官功過之績處厚官考功員外郎③今四川開縣④屋水溜也⑤(通典)開州漢胸認地⑥掌侍進奏參議表章等事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
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
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
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唱斯和搜奇挾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
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
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
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註音】(粟)平聲(豪)同毫(屬)音燭

【釋義】①指幕僚也②唐宋置左右僕射爲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議大政者也③荆南節度使④卽荆南使
忠黃澄朗陪峽江陵九郡⑤侍人天子之官⑥湖南觀察使⑦韋帶布衣之貧士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雋永

劉海峯曰立言甚簡而雄直之氣鬱勃行間

序跋類二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一四一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二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褰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註音】（麟）阻限切（舉）音賈（與與）音余（雩）音于

【釋義】①〔舊唐書〕德宗貞元四年。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令百僚選勝地爲樂。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二令節。數。②古典樂之官。③所掌同司業。④醴。爵也。舉。玉爵。⑤褰。大裾也。⑥威儀適中貌。⑦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我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⑧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曲曰文王操。⑨舞雩。祭天禱用之處也。會點言志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事詳論語。⑩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⑪今河北昌黎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風雅

劉海峯曰韓公文往往從頭直下其氣甚雄此篇運辭典雅雍容其風肆好而雄望之氣自在又曰句脚多用平聲尤奇

會蘇生日和推淵黎東京遺韻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_二張籍_三。閱家中舊書。得李翰_四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_六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_七。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_八蟻_九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

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
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
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
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
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
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
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入。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
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
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煥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
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

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拍他映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註音〕（訛）頻脂切（蟬）音淨

〔釋義〕①憲宗年號。②今之蘇州。③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韓愈薦爲國子博士。④贊皇人。官左補闕翰林學士。巡死節。翰傳功狀表上之。肅宗。⑤杭州鹽官人。爲睢陽太守。⑥巡之裨將。強毅奮戰。⑦巡殺愛妾以享士。遠亦殺其奴。⑧大蟻也。⑨今河南開封縣。⑩今江蘇銅山縣。⑪廟在睢陽。祀巡遠。⑫魏州頓邱人。巡被圍。命靈雲求救於賀蘭。引精騎三十人突圍而出。⑬賀蘭進明。時在臨淮。擁兵不救。⑭今河南商邱縣。⑮塔也。⑯德宗年號。⑰今安徽泗縣。⑱代宗年號。⑲今之安徽和縣。⑳今改爲和縣之一市鎮。在今河南商邱縣南。㉑餘戶。㉒今安徽宿縣。㉓縣佐。㉔旋。便也。㉕泰然貌。㉖今安徽亳縣。㉗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孟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體。非昌黎本色。

方望溪曰。退之敘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奮動。處不覺與之相近。又曰。前三段乃議論。不得曰記。張中丞遺事。後二段乃敘事。不得曰讀。張中丞傳。故標以張中丞傳敘。又曰。截然五段。不用鉤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惟退之有此。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序跋類二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會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會子老而死。是書記會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會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會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會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此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會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會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_三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_五。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巖而立之。

【釋義】①會子弟子②感嘆辭。③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書】天之曆數在彼期。④傷名。⑤天吏奉行天命之人。⑥乾涸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標然若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即。又曰：觀此二篇可知古人讀書必洞見垣一方人而後的然無疑。不如此則朱子所謂以意籠籠如從數里外望見城郭輒云我已知此地者。又曰：子厚謫官後始知慕效退之文。而此二篇意緒風規則退之所未嘗有。乃苦心深造忽然而得此境。惜其年不永。此類竟不多得也。又曰：此二篇幾可與退之並驅爭先。又曰：知出自宋以後人。即所見到此文境亦不能如此精深曠遠。

柳子厚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邈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

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註音】(籀)音頌(狙)莊助切(搶)音雀

【釋義】①列子書名。戰國時列禦寇作。②名蘭。春秋時鄭人。③名駘。幽公弟。④名類。鄭國宰相。⑤名驪。

⑥簡公子。⑦名取。⑧烈侯弟。⑨字子孝。平陵人。⑩〔列子〕被作革。見湯問篇。⑪宋人。愛養狙。故號狙公。⑫人名。善養鬪雞。⑬神巫名。⑭均〔列子〕篇名。⑮魏公子。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古雅澹蕩又曰朱子云列子語佛氏多用之列子語溫醇莊子全用之又變得峻奇

子厚稱其質厚少偽作為莊周放依其辭皆古人讀書有特識處

張廉卿曰史公論費用意反側蕩漾尺幅具尋丈之勢惟孫吳白起魏其傳另是一體子厚辨諸子文從此出

又曰柳州辨諸子極峻與退之不相上下韓柳之峻時時提起直接直轉具鑿錘如高山深谷可尋階級而上半

山之峻被空而來意取直上斗然險絕如峭壁懸崖故文境較瘦削而氣味之厚則遜

柳子厚辨文字子

文字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駭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病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註音】(駭)同駭(剽)匹妙切(嶢)音堯

【釋義】①老子弟子。著書十二篇。②孟子。③管子。④叔也。⑤高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意致妙遠在筆墨之外

柳子厚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陔。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釋義】①姓王。名詡。戰國時人。②同戾。狠也。③葆與寶通。④一日衆端參觀。二日必謂明威。三日信實盡能。四日一聽貴下。五日疑詔詭使。六日使知而問。七日倒言反事。⑧同險。險也。⑨猿類性狡猾。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破空而游。邈然難攀。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釋義】①齊晏嬰所著凡八篇。②齊景公問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蜚，華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糞至東海，而損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糞，故華而不實。③人名。景公欲殺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子。晏子請以二桃賜三人，使之計功而食。三人因爭功自殺。所謂二桃殺三士。古冶子亦被殺之一也。④劉向之子。字子威。⑤即班固。字孟堅。著漢書。

柳子厚辨鵠冠子

余讀賈誼鵠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鵠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鵠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鵠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註音】鵠（音服）鵠（音曷）

【釋義】①鵠，似鴉，不祥之鳥也。有鵠飛入賈生舍，楚人名鵠曰服，誼因作賦。②楚人居於深山，以鵠羽為冠，號曰鵠冠子。鵠鳥似雉，色黃黑。

柳子厚愚溪詩序

瀟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註音】〔斷〕音銀〔坻〕音池〔選〕音遂〔漱〕音瘦

【釋義】①瀟水支流。②在今湖南道縣北。下流入湘。③唐憲宗朝。宗元貶永州司馬。④被降職及遣戍者皆曰謫。⑤爭辨也。⑥水中之高地。⑦衛大夫。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⑧《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⑨水之清徹晶瑩。無所不照。⑩元氣未分貌。⑪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⑫《諸家集評》茅鹿門曰。子厚集中最佳處。又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卷八 序跋類三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緝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

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釋義〕①唐書有二，新唐書，修所撰也。舊唐書，石晉劉昫所撰也。此則新唐書藝文志之序也。②章節句讀。傳者，傳授師說而發明也。③注，以傳釋經也。④箋，古人記其事，以竹編次爲之。⑤猶釋也。⑥義，釋明其義。⑦疏通其義。⑧天皇，地皇，人皇。⑨伏羲，神農，黃帝，堯，舜。⑩齊人。⑪韓大夫。⑫煊，滅也。周平東遷，號令不行，王迹滅，而詩無。⑬屈原所作。⑭見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⑮漢書藝文志序。⑯六藝爲九種。⑰書篇名，劉歆總羣書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⑱唐玄宗年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敘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方望溪曰：求其承接變換，渾然無迹，始知其筆妙而法精。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

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世宗取秦鳳階成瀘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弁。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

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族。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云爾。

【釋義】①梁、唐、晉、漢、周、為五代。②新修五代史。較舊五代史。文少而事詳。③郡縣即府縣。秦廢封建。分海內為三十六郡。④唐太宗分國內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⑤唐制。武官鎮守邊要。而帶使持節者。曰節度使。⑥僖宗。⑦昭宗。⑧朱全忠篡唐。國號梁。⑨楊行密據淮南。為吳王。⑩錢鏐據浙東。為吳越王。⑪高季興領荆歸峽三州。梁以為荆南節度使。⑫馬殷據湖南。北為楚王。⑬王審知代其兄潮。據福建。為閩王。⑭劉龔繼其兄隱。據嶺南。稱漢帝。是為南漢。⑮李茂貞據鳳翔。為岐王。⑯王建據兩川。為蜀王。⑰劉守光囚其父仁恭。據幽州。梁太祖以守光為燕王。⑱李克用據河東。為晉王。⑳名存勳。㉑今山西代縣。㉒幽州。今河北薊縣。㉓滄州。今河北滄縣。㉔梁。今河南開封縣。㉕魏。今河北大名縣。㉖博。今山東聊城縣。㉗莊宗年號。㉘今甘肅天水縣。㉙今陝西鳳縣。㉚今甘肅武都縣。㉛今甘肅成縣。㉜今熱河凌源縣。㉝今河北盧龍縣。㉞東胡遺種。在黃河北。㉟石敬瑭。即後晉高祖。㊱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今察哈爾東南部。河北東北。部山西代縣等地。㊲今甘肅金縣。㊳劉知遠。即後漢高祖。㊴名承祐。知遠子。㊵郭威。即後周太祖。㊶即劉崇。知遠弟。㊷名榮。姓柴氏。郭威之養子。㊸今河北河間縣。㊹今河北任邱縣。㊺今江蘇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廣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㊻今四川建閣縣。㊼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㊽劉隱。南海人。封南海王。㊾十州。即并、汾、嵐、石、遼、沁、忻、代、麟。在今山西省中部。劉崇據此。稱漢帝。史謂之東漢。㊿高季興封為南平王。①蠻夷內屬。列置州縣。或臣或叛。經制不常。其隸於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党項州者。均號為羈縻云。②周禮有職方之官。掌天下之地圖。四方之職貢。③山水地理。所產之物。及其地之人口多寡。皆載於職方氏。

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

方望優曰。其機軸明。學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特氣韻古厚。不及耳。瀛門乃謂大史公所欲為而不能。謀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_三。明_四。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_五。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_六。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註音】(贊)於倫切

【釋義】①見「易乾卦」②鹿。獸類。似鹿而大。③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入山爲道士。晉高祖時。屢徵不起。號清逸先生。④燕人。亦道士。⑤青州臨淄人。爲晉宗正丞。後晉政日壞。昂上疏諫。不聽。遂稱疾歸。⑥晉出帝北征。軍士因在京師縱火。福贇身自救火。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不宜以小故搖人心。因匿其

事後爲人誣與亂者同謀下獄死終不自辨。①深州人六世同居所居號爲孝義鄉。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慨歎淋漓風神蕭颯。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釋義】① 帷。門幕也。② 闔。門屏也。③ 持也。④ 名。與崔胤謀誅宦官。其後朱溫盡殺宦官。昭宗亦爲朱溫所殺。【諸家集評】張廉卿曰。學韓公文得其削刻堅峻與明允爲近。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釋義】① 姓李。名存焉。後被伶人郭從謙所殺。② 名克用。存勗父。③ 罕也。④ 縛也。⑤ 繩索也。⑥ 以匣盛之。

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跌宕逸風神絕似史遷。

大姚曰晁公武論吳鎮五代史纂誤云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今鎮書皆不及特證其字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考異無其文蓋考異有全書而今附註於通鑑下者或芟略之也按劉仁恭父子未嘗事梁又克用爲燕攻潞州以解梁圍迄守光之立克用之卒未有交兵事又契丹傳云晉王愷契丹之附梁臨卒以一箭授莊宗期必滅契丹則云滅燕還矢事虛也考異不過有疑於此然公云世言想別有本又不載之傳記而虛寄之於論以致慨又何害也

張廉卿曰敘事華嚴處得自史記子固介甫所稱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崕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崕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

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三。名山大澤。窮崕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註音〕(纏)古恒切(籀)音鉤(籒)音侯(輝)音亦

〔釋義〕①山名在新疆南境及青海西藏間。②今蒙古戈壁沙漠是。③大龜。④鯨魚中之大者。⑤以籠覆火。⑥乾糧。⑦珠不圓者。⑧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⑨孔子遠祖。正考父之鼎。⑩卽周宣王石鼓。⑪卽泰山。有秦李斯刻石。⑫卽嶧山。在山東嶧山縣。有刻石。⑬今浙江紹興縣。⑭表與碑雙立皆曰桓。⑮常器。⑯器上警戒之文。⑰皆題表之文。⑱古代科斗文字。⑲周太史籀作。卽大篆。⑳秦相李斯作。卽小篆。㉑漢蔡琰以八分寫隸。㉒八分書。㉓隸書。㉔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是也。

〔諸家集評〕大姚曰。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論文章。尹師魯。辨論精神。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戛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轡處。終未快意。

吳氏曰。朱子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云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文忠公始。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或章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

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註音〕〔揜〕與掩同〔擯〕低微切

〔釋義〕①名舜欽。開封人。②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師。③名衍。④韓愈。⑤李期。⑥唐憲宗年號。⑦仁宗年號。⑧擯。排也。裂。碎也。卽使之細碎也。⑨名舜元。⑩名修。字伯長。鄭州人。以古文稱。舜欽兄弟。常從之遊。爲潁川文學參軍。⑪大都督府中官。

〔諸家集評〕馬小眉曰宋史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王拱辰諷其僚劾之兩人既竄同座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拱辰會力爭保甲惜此舉不免爲僉壬耳

劉梅峯曰沈著痛快足爲子美舒其憤懣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

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釋義】①名休復。②卽墓誌文。③均宋仁宗年號。④名殊。工古文春秋。⑤姓梅。名堯臣。著有宛陵集。⑥今之河南陳留縣。⑦今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濮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祇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

劉梅峯曰：情韻之美。歐公獨擅千古。而此篇尤勝。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耐參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誦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

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釋義】●姓名。名延年。宋城人。善文而詩尤工。○同淨屋。僧也。寺塔亦曰淨屋。○王者之堂。○集也。

【諸家集評】劉梅岑曰。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穢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歐陽永叔釋穢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穢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穢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穢演北渡河。東之濟鄆_二。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穢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穢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穢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

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褻。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嵒^{三*}。嶺^{三*}。江^{三*}。澗^{三*}。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註音】(鄺)音運(嶺)集勿切(嶧)音律(涌)同湧

【釋義】①今山東濟南。②今山東鄒城縣地。③崇高峻險貌。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方望溪曰古之能於文事者必絕依傍韓子贈浮屠文暢序以儒者之道開之贈高閑上人序以草書起義而亦微寓鍼石之意若更襲之覽者惟恐臥矣故歐公別出義意而以交情纏合纓絡其間所謂各據勝地也

劉海峯曰歐公詩文集序當以秘演江鄰幾爲第一而惟儼蘇子美次之

張廉卿曰惟儼集序純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是極意學退之文字而未極自然神妙之境秘演集序直起直落直轉直接具無窮變化純是樞氣內轉可與子長諸表序參看

卷九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

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_三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_四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註音〕（熈）音息

〔釋義〕●漢之宗室。字子政。楚元王之四世孫。宣帝時爲諫大夫。元帝時爲中壘校尉。所著書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宋王堯臣等撰。●秦始皇之相。二世時腰斬咸陽市。●後漢人。

〔諸家集評〕呂東萊曰。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

王遵岩曰。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又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跌宕。

方望溪曰。商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此篇及列女傳新序目錄序尤勝。淳古明潔。所以能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二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

而已。臣與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緦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

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註音】(衷)中去聲

【釋義】①即堯舜。②即夏禹。商湯。周武是也。③言不能趨於一致也。④折斷也。衷。當也。

【諸家集評】王遵岩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

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珎璜琬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罟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

韓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願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註音】(恬)音甜

【釋義】①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仕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辭義典雅。爲時所稱。②宋翰林之稱。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也。閣者。秘閣及龍圖天章等閣。俱藏書籍之所。③書名。記唐太宗時事。④爲陳壽所撰。⑤卽曹丕。⑥今山東益都縣東。⑦許由隱處。在今河南登封縣。⑧卽曹操。⑨官名。上艾縣。近井陘關。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

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註音】（按）同破（韻）音塵（表）音銜（雖）呼維切

事。隸秘書省。④字延祖。臨寧進士。官至秘書丞。⑤宋仁宗年號。⑥宮中旁舍也。⑦名禎。⑧百姓也。⑨不正也。⑩自用也。⑪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隸翰林學士院。掌制誥詔令撰述等事。⑫字潤道。西安人。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使成都還。以琴鐺自隨。人稱其清德。

【諸家集評】王遵若曰：沈著頓挫光采自露。且唐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

劉海峯曰：子別集序當以此篇爲第一。其妙則王遵若所論盡之。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二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與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

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份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靜。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

孫輩也

【註音】(韻)音祖(翻)音語(權)音覺(覈)下車切

【釋義】①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樂府之名始此其後朝廟所用樂章皆謂之樂府又其後歌曲皆稱樂府如漢高祖之大風歌項羽之垓下歌其他如鑿歌鼓吹凡被子管絃者皆以樂府名之②名匡胤③名仄④光祿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會宴饗等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⑤今浙江紹興縣⑥官名⑦今浙江及江蘇丹徒縣以東⑧掌一路財賦⑨名恆⑩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⑪即西夏⑫經略下之屬官⑬今福建晉江縣⑭今江蘇吳縣⑮今江蘇江都縣⑯水上橫木所以渡者⑰真宗年號時爭言天書降下車⑱真宗封泰山祭后土於汾陰汾陰在今山西榮河縣⑲今河南開封信陽等地及湖北北境⑳官名通管鹽鐵度支戶口㉑今江西廬陵縣㉒今江西南豐縣

【諸家集評】王遵若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茅順甫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劉海峯曰稱述先人之忠諫而反復致慨於當時朝臣之黷亂及天子優容之威德渾然磅礴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二年二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

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沉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祝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註音〕（寢）音侵

〔釋義〕①名藻。臨安人。明逸從子。居官廉靜。為人清謹寡過。人稱長者。②今浙江金華縣。③宋神宗年號。④宋制。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皆隸尚書省。司封員外郎。屬於吏部。掌官封敘贈承襲事。⑤秘閣。在崇文院中。端拱二年建。校理官名。⑥即史館。昭文館。集賢院。⑦《易》泰卦。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言用一賢。而眾賢並進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劉海峯曰子固贈送之序當以此為第一敷陳揚足而藹然溫厚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依據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

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會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註音】(藁)音高

【釋義】①名徽。字玄成。曲城人。以善諫著名。官至太子太師。諡文貞。②遼東。今遼寧東南境。太宗征高麗。無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③春秋書法。為尊者親者賢者而有所諱。④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明經學。歷

【儲家集評】姚氏曰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為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卷十一 序跋類五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盡情。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得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

能彼獨何心。

〔釋義〕①帝顓頊國於高陽。故號高陽氏。即今河南高陽縣。是爲蘇氏之始。②唐中宗年號。③趙州人。武后時相。④今四川眉山縣。⑤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爲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⑥五服之一。細麻布製。喪服輕者用之。三月而除。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牟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

孫遂家於趙州^{三三}。其後至唐武后^{三三}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三六}初爲鳳閣侍郎^{三七}。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三六}。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三六}。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

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會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_{三九}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_{四〇}。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會祖者。會祖之嫡子_{四一}。宗善。宗善之嫡子_{四二}。昭圖。昭圖之嫡子_{四三}。惟益。惟益之嫡子_{四四}。其繼祖者。祖之嫡子_{四五}。諱序。序之嫡子_{四六}。澹。澹之嫡子_{四七}。其繼禰者。禰之嫡子_{四八}。澹。澹之嫡子_{四九}。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二云爾。

【註音】(鑿)音箋(非)音弭(禰)尼里切

【釋義】①即卷章。②姬姑。名姦。受封於辛。故曰高辛。③官名。掌祭火星。行火政。④帝嚳命曰祝融。⑤共工作

亂。帝嚳命重黎治之而不盡。乃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火正。⑥周穆王伯休甫爲重黎之後。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⑦已姓。封於昆吾。昆吾在今河北開縣。⑧封於參胡。無後。⑨老彭姓。名鑿。封於大彭。即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① 郟姓。② 卽鄆國。在河南新鄭縣。③ 卽郟國。楚滅郟。遷於江夏。在今湖北黃岡縣。④ 爲楚之先。⑤ 爲武王司寇。封蘇國。⑥ 今河南洛陽縣。⑦ 今河南汲縣等地。⑧ 杜陵人。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⑨ 在長安南五十里。⑩ 名徹。⑪ 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⑫ 漢杜陵人。字子卿。使匈奴。被留十九年。不屈。後亡歸。⑬ 爲騎都尉。⑭ 掌御乘輿車。⑮ 平陵人。字桓公。永平中擊匈奴有功。封中陵鄉侯。⑯ 今河南南陽縣。⑰ 一郡之長。⑱ 字彊文。純孫。此作純子誤。⑲ 名保。⑳ 今河北冀縣。㉑ 一州之長。㉒ 今山西太原縣。㉓ 今河北趙縣。㉔ 名嬰。高宗后。㉕ 唐武后年號。㉖ 武后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鳳閣侍郎。卽中書省侍郎。參議朝廷大政。㉗ 今四川成都縣。㉘ 卽別駕。刺史之佐吏。㉙ 今陝西長安縣。㉚ 廟序也。一世昭。二世穆。㉛ 洵父。㉜ 洵兄。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老蘇集中最近古之文膚學不能識也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疆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後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惠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官邸。官吏冗積。員盜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

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兇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樁之實三三*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註音】（瓊）音鎖（維）余達切（壘）烏角切（內）同納（探）癡林切（初）音刃（樁）株江切

【釋義】①宋哲宗年號。②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鄼侯。③漢魯國人。字少卿。漢宣帝時相。④雲中。卽今綏遠。托克托縣。在今河北蔚縣東北。⑤官名。⑥字弘憲。官翰林學士。擢中書侍郎。⑦長洲人。字謂之。更字公言。⑧真

宗年號。①英宗年號。②司徒。③神宗年號。④向太后及哲宗。⑤即宋太祖。⑥珍寶也。⑦庫名。⑧今山西太原縣。⑨國名。東胡種。⑩真宗年號。⑪亳州老君廟。在今安徽亳縣。真宗謁老子於太清宮。⑫皆宮名。真宗建。⑬真宗劉后。⑭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於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西。⑮滿也。⑯名囉。⑰即神宗名項。⑱青苗。謂青苗在田官預出錢以貸民。使之出息。助役。使民出錢募民充役。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輸錢。名助役錢。⑲市易。凡貨之滯者。以官錢平其價市之。民有市於官者。則度其財產為抵當所貸之錢。責期使償。鹽鐵。茶。民鑄鐵器。煮鹽。⑳今安南交州地。㉑西夏本姓。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子孫繼之。㉒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禪。即帝位。㉓吳主孫皓。蜀主劉禪。㉔羌。西戎。胡。比狄。㉕猶言分列其事。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由亦不善為序因此篇與民賦序有關國計存之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眾。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

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瓌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

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二五}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二六}。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二七}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二八}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二九}穀寬剩^{三〇}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

焉

〔註音〕(駟)音壯(俸)音卓(晦)同(曠)音曠

〔釋義〕①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爲保丁者。許自置弓箭。共習武藝。②男就女婚。③天子也。④作要解。⑤保甲養馬。官與其價。令自市。⑥治馬病者。⑦掌財幣之官。⑧猶言國中所出也。如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綿葛。則以綿葛償。⑨明貌。⑩大也。⑪一成之田爲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⑫食稜主祭之人。⑬舊粟。⑭豐年也。⑮每人所應得者爲口分。一家所世傳者爲承業。其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以十之二爲承業。八爲口分。⑯揚炎相德宗。承大弊後。立兩稅法。秋夏兩次輸入。⑰十六爲中。二十爲丁。⑱其先冀州信都人。字元均。⑲仁宗年號。⑳字師正。㉑六尺爲步。百步爲晦。㉒字吉甫。泉州晉江人。㉓官司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不許隱匿。令民書之於狀。以呈於縣。由是定其物產之高下。而課以當輸之錢。㉔字獻甫。江寧人。㉕萬年人。開元中爲監察御史。獻策請括天下游戶羨田。以佐軍需。由是擢爲觀田勸農使。諸道得客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㉖唐玄宗年號。㉗官役也。宋以里正鄉戶爲之。主典府庫。運官物。往往破產。㉘官產之場所。㉙張也。㉚於免役錢之外。又增二分。以備水旱欠闕。

〔諸家集評〕唐荆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爲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

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任位。有馮有翼。暨暨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註音〕(馮)同憑(暨)無匪切音尾

〔釋義〕●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岩屋壁中。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故稱周官。●勉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荆公所自專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由。自誤處亦在周禮。方望溪曰。觀篇中云。云可觀介甫於周官。僅見其祖述。而於聖人運用天理。不忍一民一物不得其情之本原。幾乎其未有得也。故見諸行事。皆與周公之意。謬戾。而其文實清深高雅。宜分別求之。又曰。鹿門語確評。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二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註音】(雩)音方(眇)音貌

【釋義】①神宗卽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尙書。乃書名。②安石子。字元澤。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③頌行也。④縱肆也。言不可限量也。⑤深美也。⑥精微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高簡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雩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註音】(恂) 禿翁切(恂) 音荀(懣) 音贊(械) 音城(造) 對同切(續) 作管切
 【釋義】① 姓端木。字子貢。② 姓卜。字子夏。③ 恂恂。猶茫茫。紛紛亂貌。④ 恂。痛也。⑤ 信也。⑥ 行也。⑦ 繼續也。⑧ 光明也。⑨ 煒煒然小火也。⑩ 代承其缺也。⑪ 「大雅」篇名。械。一名榘。相樸屬而叢生者。按樸屬。附着堅固也。作人。言文王之培養人才。⑫ 卽械。樸末草語。見「詩大雅」。⑬ 追。離也。言離球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⑭ 繼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三經義序指意雖未能盡應於義理而辭氣芳潔風味迥然於歐會蘇氏諸家外別開戶牖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焉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註音】(鳥) 音昔(抵) 都禮切(牾) 讀作忤

【釋義】① 往來奔走也。② 將。大也。【論語】固天縱之將聖。③ 光耀流行貌。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劉海峯曰：簡老藏重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釋義】①戰國時齊公子田文，性好客，封于薛，號孟嘗君。②孟嘗君嘗秦，秦昭王欲殺之，求幸姬解脫，姬欲得狐白裘，時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既去秦，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為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出。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寥寥數言，而文勢如懸崖斷壑，於此見介甫筆力。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註音】（倍）同背（聶）尼輒切（參）音宣

【釋義】①莊公時魯將，與齊戰三敗北，公懼，獻地以和，及與齊會於柯而盟，沫以匕首劫桓公，桓乃許燕歸魯侵地。②卽荀瑤。③晉人，趙魏韓滅智氏，讓變姓名，漆身吞炭，謀報仇，屢刺趙襄子，未成，嘗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後為襄子所獲，自殺。④戰國軻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使政刺俠累，政以母在不許，母死，為仲子刺殺俠累，遂死。⑤戰國衛人，為燕太子丹客，獻樊於期首及燕地圖於秦，以匕首擗秦王不中，為秦所殺。

【諸家集評】吳氏曰：大家作文必有自己，在快不苟作。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釋義】① 廣川人，名仲舒，漢武帝時爲江都相。② 期性峭鯁，仕不得顯官，滄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所斥其過，逢吉詭不校，期懼，遂移病。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看王文公文字，須識他筆力天縱處。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榎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榎楠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鐫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註音】(擊)音輝(榎)便平聲(魑)音癡(魅)音媚(磳)音泊(趾)音止(鑿)土銜切(績)音績
 【釋義】①指臨川。②雉羽。③皆南方大木。④竹之可爲箭者。⑤山林怪物。⑥基地也。⑦猶言鄉里。⑧銳器。⑨五色彩畫。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興致亦自淋漓

歸熙甫溪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

塢^五。而山唯黃山爲大。大鄣^六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八漸溪^九三
 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一合。爲新安江^二。過嚴陵灘^三入於錢塘。而汭川^四
 之水。亦會於率口。汭川者。合琅璜^五之水。流岐陽山^六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汭。
 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七云集衆
 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八。而都使
 實始居汭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九。而若庸師事饒仲元^{一〇}。其後吳幼
 清^{二〇}程鉅夫^{二一}。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庵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
 成^{二二}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汭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
 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
 猶恨紀載之缺。汭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
 世。其可少乎哉。

〔註音〕(汭) 差亞切(鄣) 音章(嶺) 音云(城) 音必

〔釋義〕(一) 卽歸有光。明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晚成進士。爲南京大僕寺丞。留學內
 閣制勅房。修世宗實錄。卒於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二) 地名。在今安徽休寧縣。(三) 卽山海經所謂得
 玉山。得玉山在浙江臨安縣西北五十里。與於潛縣及安吉縣接壤。(四) 今安徽休寧縣。(五) 築土爲堡。藉以守衛者。
 原名夥山。在安徽歙縣。(六) 在安徽績溪縣。一名三王山。卽三天子鄣山。(七) 一名浙源山。在婺源縣。浙江發源於此。
 會歙縣績溪縣之水。以入錢塘江。(八) 一名浙溪。又名漸江。在安徽休寧縣。(九) 並在休寧縣。率山。一名張公山。(一〇)
 一名揚之水。亦曰徽溪。源出績溪縣龍從山。流入歙縣。(一一) 一名徽港。一名青溪。源出安徽流入浙江淳安縣。(一二) 樓巖
 光垂釣之處。在桐廬縣。(一三) 一名紫雲溪。在休寧縣。(一四) 瓊水。卽瓊瓊水。源出白際山。瓊水。卽瓊源水。亦曰方源水。源
 出方源山。俱在休寧縣境。(一五) 一名浙山。在休寧縣南。(一六) 唐僖宗年號。時有黃巢作亂。(一七) 葛姓。續讀。〔法作巖。休寧

人靈洗十四世孫。黃巢之亂，衆推爲將。擊賊有功。官歙州同知兵馬使。名靈洗。字玄條。歸陳武帝後。都督鄆巴武三州諸軍事。鄆州刺史。封重安縣公。洗性嚴急。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以此德之。忠壯其諡也。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爲之。字懷古。宋寧宗時人。字達原。咸淳進士。爲武夷書院山長。名魯。字伯輿。一字仲元。幼從黃幹游。幹甚器之。著有五經講義等書。學者證文元先生。名澄。撫州崇仁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後以母老辭歸。京山人。後家建昌。名文海。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註音〕(夏)蒲侯切

〔釋義〕●名獻翼。崑山人。後更名救。嘉靖中國子監生。●名徵明。字徵仲。長洲人。●聚也。●指蘇州也。

方靈臬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盟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

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餒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註音】〔饋〕巨位切。坊。同防。忤。音昨。〔證〕音委。〔割〕音奎。

【釋義】①即方苞。清安徽桐城人。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溪集八卷。②盥。洗面。饋。食也。③禮。送女留其妾。馮。諱不敢自安。若被出棄。乘之以歸也。三月廟見。夫家遣使返馬。示夫婦之情既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④反戾也。〔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餒。言無空虛以容其私。則返戾共爭也。⑤今江西廣昌縣。⑥割肱肉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沉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陽魚龍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胃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漭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雷霆，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崕，視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化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櫬爲之序。

【註音】（櫬）烏孔切（塤）音銀（膝）音閃（賜）音釋（龜）音元（胃）音映（沆）音抗上聲（壑）音械（瀟）音球（堯）音桓（逕）音跌（峴）音孽（彭）音彭（海）音拜（摠）之涉切（櫬）音魁

【釋義】①即大櫬。清安徽桐城人。著有海峯詩文集。②雲起貌。③水伯也。八面。八足。八尾。皆青黃色。④光閃爍也。⑤似龍而大。背上有文似塔。⑥挂也。⑦海氣。⑧開元。天寶。唐玄宗號。⑨字子美。唐襄陽人。有詩聖之稱。⑩高適。岑參。皆唐之詩人。⑪霹靂。⑫水勢凶湧也。⑬草也。可爲席。⑭山高峻貌。⑮名葆光。長洲人。康熙進士。官編修。揚一品服。使琉球。敕封國王。⑯清聖祖年號。⑰國名。在東海中。今屬日本。

【諸家集評】姚氏曰有奇氣實似昌黎而語略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

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
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
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
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鏤板以行世。
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
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
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鏤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註音】(闕)胡貢切(額)音末(鏤)音鐵

【釋義】①今江蘇太倉縣。②名撻。字藻。儒號顓菴。官至文淵閣大學士。③清世宗年號。④明藩有內閣中書。及中書科中書。均從七品。⑤均陝西省縣名。⑥清制。知縣上有知府。⑦清制。巡撫之下。有藩臬兩司。藩掌府庫。臬掌刑名。⑧文之病處。⑨即貴州。⑩即四川。⑪今湖北武昌縣。⑫刻也。

卷十一 一 秦議類上編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四。以至不穀^五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六之衣。以朝。鹿裘^七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捨方城之外。四封^八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搯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註音】(瓶)音豆(葉)音攝(珍)音軫(楚)音紛(廣)音隸(鹿)同菴(歷)音歷(馮)音德

名穀於菟。伯比之子也。令尹。官名。①黑色。②楚左司馬沈尹戌子。名諸梁。為縣尹於菴。僭稱公。③薄。疑作著。表著。朝臣所立處。言得立於朝也。④上柱國。楚官。此言財祿等於柱國也。⑤名勝。太子建子。幼在吳。子西召之還。使為白公。後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子高討之。白公勝奔山而縊。⑥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四十里。跨方城縣境。⑦四境。⑧飲也。⑨故也。⑩楚地。在今湖北麻城縣。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⑪夫卒交戰。⑫楚人。⑬手持髮而投之。⑭助也。⑮在今湖北江陵縣。⑯附也。⑰即申包胥。⑱謂雖死不過一卒耳。⑲擔負也。漢書有贏三日之糧之句。⑳高也。㉑腳掌也。㉒集也。㉓病也。㉔盡也。㉕心不快也。㉖昏也。㉗自稱新獲罪之臣也。㉘皆秦大夫。㉙濁水自甘肅成縣東南流。經徽縣入陝西略陽界。即今白水江也。敗吳後。子期子。⑳楚地。㉑楚人。㉒宮中大路。㉓昭王奔隨。生死未卜。故言若有孤。謂必有孤子可立者。㉔楚國典籍名。㉕今湖北雲夢縣等地。舊為雲夢澤。方九百里。跨江南北。㉖山名。㉗倚也。㉘車前橫木。古男子立而乘車。馮所敬。則俛而憑式。㉙射也。㉚決。以骨為之。著在右手將指。所以鉤弦。拾射轡也。著於左臂。以韋為之。

張儀一司馬錯二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註音〕(轍)音惠(轍)音鈞

〔釋義〕①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連衡之策說六國，始相秦，後相魏。②秦人周程伯休甫之後。③孝公之子。④河、洛、伊。⑤轍，韓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轍氏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南。⑥今山西屯留縣。⑦今河南南陽縣。⑧今河南新鄭縣西北。⑨今河南洛陽縣，有新城故城。⑩今河南宜陽縣東。⑪東周西周也。⑫禹收九州牧之金鑄九鼎，圖山川百物之形於上，成湯二十七年，遷九鼎於商邑。周武王二十七年，遷九鼎於濟邑。三代時以爲傳國之重器。⑬謂蜀川也。⑭白也。⑮秦人。⑯以諸侯爲不足畏也。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亂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剛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

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讓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驎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驎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

怨而誅不直四九微用兵五〇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五二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五三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五四交割五五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五六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冀燕樓煩五七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五八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五九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六〇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白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醕而華樂六一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六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六三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六四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六五理禱蔽六六衝櫓家雜總六七身窟穴中罷於刃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六八肩六九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

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奮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
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
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移之。使諸侯
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
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
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
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
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
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
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
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
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官。制丹衣柱
建九旒。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
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

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註音〕〔奉〕音帥〔劍〕音貴〔鉅〕音鑑〔底〕同砥〔驚〕音務〔罷〕讀披〔矯〕作橫〔稽〕同蓄〔賈〕去聲〔鈞〕同均〔醜〕音蒲〔鑿〕音遺〔擔〕音穿〔竟〕同境〔旌〕音由〔旗〕音餘

〔釋義〕①蘇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師鬼谷子。戰國時之縱橫家。說秦惠王不用。往說燕趙。合六國之縱。同盟拒秦。蘇秦爲合從之長。後縱約爲張儀所破。②爲天下先也。③約結與國以伐人。又爲之主人必怨之。④事之宜重之所在。⑤劍名。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不成。莫邪斷髮剪爪。投於鑪中。遂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⑥割也。⑦箭頭。⑧利也。⑨本衛地。趙築之以爲邑。⑩以門塞土而守也。⑪赤足而行。⑫武侯擊。⑬磨也。⑭亂馳也。⑮河。即黃河。山。即太行山。⑯在今河南湯陰縣西。⑰今河南濬縣滑縣之東。衛故地。⑱今河南沁陽縣東四十里。⑲大梁城門。⑳在今河南新鄭縣東。㉑趙之河北。爲魏所侵。此時趙復襲奪。魏蕭。今河北趙縣。㉒在今山東冠縣南。本趙邑。後屬魏。㉓窮也。不知止也。㉔不爲先事。㉕謂怨之所歸也。㉖不以兵爲人挫強敵。㉗伐秦在周赧王十七年。伐楚在赧王十二年。〔史記〕趙敬侯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時周安王二十五年。①欲爲人王。②不以伐之爲急。③逆也。④不輕信也。⑤欺也。⑥行也。⑦從人求物。⑧吳王闔廬之子。⑨卽吳王闔廬伐楚事。鄢楚都。今湖北江陵縣。⑩越爲吳敗。身依山林。故云烏棲。⑪周敬王三十八年。吳會晉於黃池。與晉爭長。黃池。在今河南封邱縣西南。⑫越滅吳。夫羞自頸死。⑬辱也。⑭春秋時。萊子國爲齊所滅。今山東掖縣地。⑮嬴姓。子爵。少昊後。茲與期封此。今山東莒縣。⑯姚姓。侯爵。虞舜後。胡公滿封此。今河南淮陽縣。周敬王四十二年。楚滅陳。⑰姬姓。侯爵。武王弟叔段封此。今河南上蔡縣。平侯徙新蔡。今新蔡縣。昭侯徙下蔡。今安徽壽縣。周定王二十二年。楚滅蔡。卽下蔡。⑱良馬。⑲衛勇士。⑳相持也。㉑假手於人。不爲主也。㉒伐不義也。㉓隨其用兵之情。而假義以爲名。㉔舉足也。㉕賈子。㉖言順衆以行事。㉗彼此割地。㉘地在齊魯之間。㉙故城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㉚趨爲我役也。㉛路露也。露。乏也。顧千里云。窘當作軍。路軍與下虛中相對。㉜國中入爲行者祈禱。㉝揚子方言。墮掩也。取死者而掩埋之也。墮。作穰。祭也。㉞亦覆稅之事。㉟謂國中虛也。㊱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

國中則哭泣以迎之。①醜。大飲也。言家庭飲酒為樂。②大奏樂也。③車鑿也。凡園郭而有孔可貫者曰鑿。④古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⑤析薪養馬者。⑥治也。⑦遮矢石之具。⑧衝。陷陣車。櫓。大盾。又戰陣高巢車。⑨全家編入土伍。⑩身入地道。⑪築壘掘地等事。⑫刻期也。⑬士卒兵器斷廢。⑭周貞定王十一年。智伯瑤與韓趙魏共滅范昭子中行文子而分其地。晉侯告齊討其罪。四卿反攻之。晉侯奔齊。晉悼公十四年。又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趙結韓魏反攻。遂殺智伯。⑮國名。今河北定縣。⑯故城在今山西長子縣西南。⑰上等。⑱外無居人。⑲箭靶紅心。古以皮為之的。鵠中也。⑳審弓得便巧而發之。㉑言兵常用。雖強亦弱。㉒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㉓謂不必用心者。㉔即公子光。越王僚自立。後破楚。㉕衛人。善用兵。楚悼王以為相。悼王死。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攻起。起伏王尸而死。㉖尊。奠酒具。俎。載牲器。㉗席也。㉘樂器。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㉙古為五十弦。後改二十五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動。㉚短人也。亦優人也。㉛圖我之謀不成。㉜留也。㉝惠王營。在今陝西洛川縣北。宜川縣西北。〔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㉞孝公築梁。㉟城上女牆。㊱馬策。㊲以丹帛為柱衣。㊳旗之直幅附竿者謂之纛。其旁綴橫幅附纛而揚飛者謂之旂。九旂。九幅也。㊴旗之一種。行軍所建。以進士卒。㊵齊攻魏於馬陵。虜太子申。殺將龐涓。㊶止也。㊷一宿曰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往服齊也。㊸垂衣拱手也。㊹黃河之西。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㊺指龐涓。

〔議家集評〕姚氏曰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趨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趙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潛燕昭之時代當居燕厲當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為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

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做。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

償於秦。一舉結二國之親。而於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註音〕（說）讀悅

〔釋義〕①趙人。爲趙上卿。②趙邑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③義和也。④趙人。時相秦。⑤孝成王丹。⑥魯大夫。名歇。⑦佐妻辦事者。傅姆等是。⑧卽韓、魏、趙也。⑨趙與秦結親。旋即負之。於是秦攻趙。⑩交秦與韓、魏等。⑪齊、韓、魏。⑫名建。

〔諸家集評〕姚氏曰。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固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射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射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

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註音〕〔帥〕同率〔肘〕音帚

〔釋義〕①秦之辨士也。②韓臣。③魏臣。④晉之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⑤即智伯瑤。

⑥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⑦名無恤。簡子鞅少子。⑧趙邑。在今山西太原縣。⑨源出山西太原縣西南懸壺山。分三渠。東流入汾河。⑩廣二尺曰板。⑪名虎。莊子庚之子。⑫名駒。獻子荼之孫。⑬源出山西寧武縣西南管涔山。西南流經靜樂縣西。納嵐水。東南流經陽曲太原間。環太原作一曲折而西南會文峪水。又西南流經介休。靈石。霍。趙城。洪洞諸縣西。至臨汾縣西北。分流繞襄城縣。至新絳東南。折西流至河津縣西南。入於黃河。⑭魏邑。故城在今山西安邑縣西。⑮一名白水。源出山西新絳縣絳山。經曲沃縣入滄。⑯韓邑。今山西臨汾縣。汾水經其西。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平。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矣。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
倍○鄴朝歌絕漳陰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
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
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
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
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莫不
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
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
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
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
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
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
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
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
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
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

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不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

〔註音〕 屬音遇。與音余。倍音背。鄴音章。陰音金。堵音詭。葉同。垣從讀縱。

〔釋義〕 ①姓魏。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信陵君其封號也。②即安釐王圍。③秦王用范雎說廢太后。明年太后以愛死。④稱侯。太后弟魏冉也。秦東益地。弱諸侯。稱帝天下。穰侯之功也。⑤一為高陵君顯。一為涇陽君悝。⑥時韓桓惠王立八年。母后用事。⑦地名。在今山西長治縣等地。⑧在今山西和順縣西。⑨今河南汲縣等地。⑩地名。在今河南臨漳縣西。⑪在今河南淇縣東北。⑫漳水。今名漳河。陰水即陰陽河。⑬〔趙策〕襄子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即荀孫。⑭在今河南信陽羅山縣境。⑮〔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按今河南陝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在今山西介休縣。從河外出函谷關。歷河南陝縣。東至鄭縣。南向淮陽。則背大梁也。⑯上蔡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⑰今河南淮陽縣地。⑱衛齊皆在韓魏趙之東。故

茅城在今河南儀嘉縣東北。即今河南沁陽縣東南平泉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魏。境當作延延津故城。在今河南汲縣南。今河南輝縣。故城在今河南汲縣西南。共汲皆屬河內。成臯榮陽亦屬鄭。故城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榮陽在今河南榮澤縣治南。魏之附庸。安陵即古鄆陵。故城在今縣西北。非楚之安陵。今河南襄縣時屬秦。故城在今葉縣北。時屬秦。魏邑。今河南舞陽縣。縣名屬陝西。今河南許縣。今河南許昌縣東。許昌縣東許昌故城是。此時屬魏。蓋在韓魏之南。西河之外。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晉國魏自稱也。言是時都城之外。尚有千里地。止也。故城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即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縣西北。臺名在今山東荷澤縣西北。在今山東曹縣北。句陽店。陶今山東定陶縣。衛即楚邱。文公都之。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一作平觀。在今山東汶上縣北。華山之北。今河南開鄉靈寶及陝西華陰等地。均也。依次而進也。合從。時韓之上黨與韓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東。時已附梁。變易也。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情事練覈，而以跌宕出之，讀之使人鼓舞。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陳土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敵。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

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註音〕〔蹇〕起偃切〔阿〕音烏〔羈〕音駝〔駭〕音決〔隄〕音堤〔廐〕居又切〔璣〕音幾〔珥〕音二〔竊〕音香〔寃〕徒了切〔缶〕音否〔醜〕音陞〔齋〕音咨

〔釋義〕①韓欲使秦無東伐命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三百餘里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渠成秦利也韓不過延數年之命耳卒使竟功關中遂成沃野②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③本晉人亡入戎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入秦以觀之繆公與之語以爲賢因留不遣遺戎五女樂以間之後由余降秦爲秦謀伐戎之策④本虞人虞亡適秦繆公將以爲嬖奚駒之走寃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相秦七年而霸人號奚爲五羖大夫⑤秦置宛縣今河南南陽縣⑥岐州人嘗遊宋⑦今自河南歸德以東至江蘇徐州境周封微子於此⑧不鄭之子鄭見殺豹奔秦⑨字子桑爲秦大夫⑩今甘肅慶陽境⑪伊洛河也⑫在今湖北宜城縣境⑬今河南汜水縣⑭即宣太后同父弟華戎也⑮即崑崙山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其國曰玉⑯齊和氏得玉璞於楚山獻於厲王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下三日夜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玉焉⑰夜光珠也⑱名劍⑲良馬⑳羽翠爲鳳形而飾之綉帛㉑善心曰窈善色爲窈㉒盆也㉓瑟類十三弦㉔股骨㉕〔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使頌志㉖秦問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㉗虞舜之樂㉘大武爲周武王樂樂必兼舞故云象㉙送遺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噉土鋤雖監門之養不勸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放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

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餐。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三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二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附五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澁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君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註音〕茨疾黃切。麴古委切。暖音輟。鏞音刑。轂音斛。滄音亭。朕音跋。朕部田切。瓶張尼切。才笑切。睢呼維切。起音質。格音駒。鏗或灼切。野音隻。跛音播。祥音藏。隋七育切。

〔釋義〕一。名非韓之諸公子。至秦。為李斯所害。著書曰韓非子。二。塗采而不雕琢。三。以茅蓋屋。四。客舍。五。匣也。六。瓦器。七。守門之人。八。辭也。九。在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十。古離水。源出青海循化縣東南境山中。東北流入甘肅臨夏縣。又東流折北入黃河。十一。徒駭。太史馬頰。覆驢。胡蘇。簡。梨。鉤。盤。兩津。十二。黃河有九曲。曲處皆作防。十三。小毛。十四。皮厚也。十五。秦將。十六。名不害。韓京人。相昭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其學本於黃老。而主於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十七。翁放縱也。十八。械足曰枉。械手曰桎。十九。美也。二十。雨也。二十一。古之大盜。二十二。魏文侯弟。二十三。八尺曰俛。二十四。牝羊。二十五。險也。二十六。坑也。二十七。虞。娛也。二十八。超絕也。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譎。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弁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穢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

匡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簠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纍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諭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

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專。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緒。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註音】(罷)讀疲(楮)音者(譚)同呼(瀕)音頻(椎)音追(羸)音埋(顛)口果切(曉)音嚴(醜)引去聲
 編(古鱸字)籛音巨(籛)音師(曠)同累(道)同導(倫)同倫(涇)徒結切(術)同述(訢)同欣(解)同懈
 幽(音豕)籛音迨(說)讀悅(應)音雷(攢)音隆(鄰)同鄰(媠)音薛(駝)音閱
 【釋義】(漢)潁川人。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後文帝欲除鑄錢令。山覆上書諫。(柔)罪人之服。(山)名。在陝西鳳翔縣西北。(屈)也。(滄)馬路也。(水)厓。隱。築也。言甬道以鐵椎築之。令其堅也。(在陝西臨潼縣東南)土塊之生蓬者。(獸)名。產歐洲及亞洲北方。體大於熊。毛色黃白。頸長脚高。多力。貽拔樹。遇人則人力而攫之。俗呼爲人熊。(薄)也。(邊)也。(感)也。(諫)夏桀而被殺。(紂)諸父。紂暴虐。箕子佯狂。

去。比于諫而死。①粥也。②比方事類以諫。③三老人也。蓋取其高年有德者。④以酒漱口也。⑤與鐘同。食不下咽。格於喉也。⑥示也。⑦十取其一。設簿籍以稅之。⑧山名。在浙江紹興縣東南。⑨山名。在山東諸城縣。⑩縣。稱山百二十斤爲石。稱銅鐵之斤以鑄鐘簾。懸鐘磬之物也。⑪竹器。有漏孔。所以去粗取細也。⑫古者死後易名。美亞視其一生而加字也。⑬謂塗殮也。⑭以細麻所製之喪服。⑮麻之在首在腰者。⑯給也。⑰公家驛遞。⑱除其賦也。⑲免二口之算賦。⑳罷病也。㉑天子朝諸侯之宮。㉒狎也。㉓不常。常也。見顯示也。㉔道也。㉕悲痛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曰。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馳毬射獵。則佞幸捷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姚氏曰。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吳至父曰。此特諫與方正射獵耳。恐其言不入。乃引秦爲喻。多作危語。未甚切中也。而文乃句句騰躍而出。曰語語有崩雲墜石之勢。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

領。匈奴實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淮陰侯一三尙王楚一四。黥布一五王淮南一六。彭越一七王梁一八。韓信一九王韓二〇。張敖二一王趙二二。貫高二三爲相二四。盧縮二五王燕二六。陳豨二七在代二八。令此六七公者皆亡二九。急三〇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三一以豫席之也三二。諸公幸者三三。適爲中涓三四。其次塵得舍三五。人材之不逮至遠也三六。高皇帝以明聖威武三七。卽天子位三八。割膏腴之地三九。以王諸公四〇。多者百餘城四一。少者乃三四十縣四二。惠四三至渥也四四。然其後十年之間四五。反者九起四六。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四七。又非身封王之也四八。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四九。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五〇。然尙有可諉者五一。曰疏五二。臣請試言其親者五三。假令悼惠王五四王齊五五。元王五六王楚五七。中子五八王趙五九。幽王六〇王淮陽六一。共王六二王梁六三。靈王六四王燕六五。厲王六六王淮南六七。六七貴人皆亡六八。急六九當是時陛下卽位七〇。能爲治乎七一。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七二。若此諸王七三。雖名爲臣七四。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七五。慮亡七六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七七。擅爵人七八。放死辜七九。甚者或戴黃屋八〇。漢法令非行也八一。雖行不軌如厲王者八二。令之不肯聽八三。召之安可致乎八四。幸而來至八五。法安可得加八六。動一親戚八七。天下園視而起八八。陛下之臣八九。雖有悍如馮敬者九〇。適啓其口九一。匕首已陷其胸矣九二。陛下雖賢九三。誰與領此九四。故疏者必危九五。親者必亂九六。已然之效也九七。其異姓負疆而動者九八。漢已幸勝之矣九九。又不易其所以然一〇〇。同姓襲是跡而動一〇一。既有徵矣一〇二。其勢益又復然一〇三。殃禍之變一〇四。未知所移一〇五。明帝處之一〇六。尙不能以安一〇七。後世將如之何一〇八。屠牛坦一〇九一朝

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剗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創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五四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五五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五六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五六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五九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六〇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六一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六一盤。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六二。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六三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實倒懸而已。又類六四辟且病。癰夫辟者。一面病。癰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

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六七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六六九*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練以偏諸。七二*美者黼繡。七五*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七九*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弁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俛。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

獸者亡幾耳。然殫心而赴時。猶曰暨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弁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擐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

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八九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當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九五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九七敢諫之鼓。警史誦詩。九六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一〇三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一〇四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一〇六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

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習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鼻。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鼻。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則答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

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當敬衆庶之所當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美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二三}簞^{三*}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三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三四}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三五*}薳^{三*}纓。盤水加劍。造請室^{二六}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三六}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二七}掉^{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三*}慧^{三*}。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三六}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三六}不御^{三六}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註音】(曆)雌郝切音錯(舛)音喘(衛)同橫(搶)仕庚切(邊)泥庚切(執)同執(贊)音衛(劉)古頂切(塵)同(德)惠)同德(亡)讀無(圖)音贗(七)音比(頓)讀若鈍(籠)音寬(醉)音性(癩)止雍切(歷)胡定切(要)同(應)信)讀仲(擗)敵大切(陵)同路(盤)同辰(縣)同懸(懸)古慢字(梅)古梅字(共)讀恭(豐)同位

（辟）音壁（班）音肥（緣）音願（內）音納（蔽）音耐（統）音丸（繞）音妾（卑）音造（綿）音題（襲）俗擊字（鉏）
同鋤（諄）音粹（戮）音輟（攀）音愆（剽）匹妙切（虛）同墟（朝）音潮（齊）音疵（遽）同趨（長）上聲（劇）音義
（替）音奸（直）子余切（縹）音薛（慶）桑上聲（抵）式連切（簾）音甫（簾）古委切（謗）古呼字（麓）音毛（憲）
同喜（扞）音翰

「釋義」一置也。①錯亂也。②亂貌。③遺址在陝西長安縣東。④即父母兄弟妻子。⑤明也。⑥即厲王長。⑦齊
悼惠王子與居爲濟北王。文帝時反。⑧吳王濞時以不循法度聞。⑨方威也。⑩抗舉也。⑪劉自殺。⑫名小白。春秋五
霸之一。⑬即韓信。⑭淮北。在今江蘇邳縣。⑮即英布。封九江王。以謀反被誅。⑯字仲。昌邑人。封梁王。後有八告其
謀反。夷三族。⑰魏故地。在今山東定陶縣。⑱韓之擊公子。封韓王。叛入匈奴。爲漢所殺。⑲韓故地。初都今禹縣。後
徙太原縣。⑳耳之子。漢高祖封爲趙王。㉑趙故地。都今河北邢臺縣。㉒趙相。昭高帝不禮其王。陰欲謀殺帝。事覺
緇坑死。㉓豐人。封燕王。以韓信彭越見誅。懼及己。叛降匈奴。㉔燕故地。都今河北薊縣。㉕宛甸人。以趙相國監代
邊。因謀反被殺。㉖今察哈爾省歸化城。㉗御大夫支子也。㉘藉也。言人坐臥之所藉者也。㉙皆近侍之官。㉚厚也。
校也。㉛名肥。高帝子。㉜名交。高帝弟。㉝高帝子。名如意。㉞名友。高帝子。始立爲淮陽王。後徙趙。㉟名恢。高帝子。始
立爲梁王。後徙趙。㊱名建。高帝子。㊲名長。高帝子。㊳天子車以黃綰爲裏。曰黃屋車。㊴獨無擇子。秦淮南厲王。謀
之。㊵劍也。㊶理也。㊷古之善屠牛者。名坦。㊸兩股間也。㊹股也。㊺加也。㊻即樊噲。㊼即酈商。漢陳留高陽人。高祖
起沛。略地至陳留。商以四千人屬之。從擊項羽。又從擊黥布。以功封曲周侯。㊽即周勃。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
絳侯。㊾即灌嬰。少以販綰爲業。從高祖定天下。封穎陰侯。後與周勃平諸呂。共立文帝。以功進大尉。尋爲丞相。
吳芮也。㊿肉臂。輻輪中木之直指。聚也。言車輪之聚於轂也。①項羽將。羽敗。降高帝。侯之潁川。帝至雒陽。舉
邴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②皆與淮南王謀反者。③遺腹。父死後生子。植立也。④天子已死。陳其喪衣而朝之。
腥氣足腫也。⑤動而痛也。⑥戰國時之名醫。姓秦。名越人。⑦陳反戾不可行。⑧足病。⑨風病。⑩偵探敵軍。⑪即烽
火臺。⑫掌外夷交涉之官。⑬漢燕人。文帝時宦者。使燕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降單于。⑭若今之織成以
爲要澤袖領者。⑮今之鑲邊。⑯賈買之所。⑰入廟服之。燕居不服。⑱今之輕紗。⑲帛之素者。⑳文章相錯貌。㉑織
爲斧形。㉒刺爲衆文。㉓得其節而合宜。㉔窮也。㉕黑縵之厚者。㉖庶賤也。㉗婿居妻家者。㉘指高祖。㉙惟計其利
與否耳。㉚剽取也。㉛室無東西廂曰竈。比言陵上之竈。㉜取也。㉝高祖惠帝廟也。㉞劫也。㉟纏也。㊱櫛也。㊲始生
也。㊳約小兒於背之衣。㊴輔也。㊵和也。㊶主膳之官。膳有常品。遇災變則減少之。以行其諫。㊷進善言者。立於旌
下。㊸立木於朝。任人書政治之缺失者。㊹諫者鳴鼓。㊺習樂者。㊻經切磋後。自無愧事。㊼敬日月之禮。㊽車餘。

皆詳名。此言行走與鈴聲樂詩音節相協。●發人陰私也。●割鼻也。●茅也。●顛。猶反也。●側。附。●刺字於面。●數其年也。●剔髮之刑。●去足之刑。●死罪也。●官名。秦趙高使閹樂弒二世於此。●言殺之而以法定其罪也。●藉也。●以繩係之。●獄也。●以刀劃面。●無志分也。●起也。●純也。言勢純在羣下。●威。飯器。一方一圓。●問也。●毛也。●微也。●自殺。●擗髮。●比。喻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湯池。●言權柄不須制御。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龜錯武帝初。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寧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出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然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為常。會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黃東發曰。賈誼天姿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跡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謂賈誼最錯明。申商熟味此篇。諱然有侏加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隳牌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歸震川曰。此是千古書疏之冠。何止西漢第一。

姚氏曰。長大惠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彛謂新書者。未致信以為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積貯。即載食貨志者是已。

方展卿曰。生文最善。轉筆換氣。忽而馳驟。忽而旋轉。極其恣肆。跌宕於此處。求之可長筆力。

賈生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

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五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六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八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九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入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註音】一(候)音鑑(陸)音鹽(獲)如牟切(卒)同猝(敵)五巧切(疑)讀曰擬(著)直略切
 【釋義】一即管夷吾。名仲。齊之賢相。著書曰管子。二細微也。三盡也。四覆也。五傾竭也。六謂上賣其爵。下賣其子也。七已聞天子之耳。八危也。九疑。懼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十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遷移也。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

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據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註音】(廬)音蠶(不)同否(蠅)於貴切(薪)音衫(弊)千移切(捷)渠馬切(財)同裁
【釋義】①保衛也。②今江蘇淮陰縣境。③漢文帝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後徙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④除去之也。⑤即武始爲代王。繼徙淮陽。後徙梁。⑥在今河南商邱縣南。⑦古城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⑧在今河南開封縣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⑨立封界。⑩安靜也。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於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三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子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軻^四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註音】(刻)以冉切(軻)同車

【釋義】①文帝既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諠知上必將復王之也。故特言之。②詳見楚莫敖子華對威王注。③和也。④堂邑人。吳公子光謀殺王僚。伏甲於窟室而享王。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僚。僚立死。專諸亦爲左右所殺。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篇與封疑子弟史所以詳記本末者。以見諠前謂梁足以捍齊。趙後謂淮南王之子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奏議類上編二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許。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一矣。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註音】(一) 縣(同懸)同衡(鄉)音黠

【釋義】(一) 謂混淆駁雜也。(二) 餘利。(三) 言多也。(四) 法定之錢。(五) 作錢模。(六) 恐也。(七) 謹也。(八) 平也。(九) 餘也。



卷十二 奏議類上編三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求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二。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

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註音】(賦)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同橫(財)同載

【釋義】①漢潁川人。景帝時。請削吳楚地。七國反。以誅罷爲名。乃斬于市。②漢郡。今甘肅臨洮縣東北等地。③交兵也。④侵也。⑤常流之水。⑥連延也。⑦蘆荻也。⑧蒿也。⑨覆蔽之貌。⑩鐵把短矛。⑪逼也。⑫金止衆鼓進衆。⑬裸露也。⑭矢鋒。⑮視也。⑯與。如也。⑰騎射之官。⑱矢之善者也。⑲言所發之矢。同中一的。⑳以皮爲之。狀如錯。㉑木板爲之。如楯。㉒相連也。㉓西戎之一種。在今甘肅慶陽縣地。

【諸家集評】劉彥和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賈誼之務農蠶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禮觀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方望溪曰錯之術根柢管商其近俗濟用無出二子外者而爲文尤見與管子相類故雜用其語而如出一人之說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於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更有譴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
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
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
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
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
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
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
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其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

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註音】(終)音陌(酪)音洛(羣)音翠(能)讀耐(儻)音奮(讀)同讀(齒)同虜(復)方目切(著)直略切(曉)同敵(豐)七豔切(蘭)音吝

【釋義】①北夷②古揚州之南境③乳漿④肌肉細密也⑤細毛⑥肌肉之粗疏⑦仆也⑧因罪革職充發邊外也⑨前曾為賈者⑩閭里門居其左者役之⑪謂擄獲其財物⑫十委為累十累為銖二十四銖為兩⑬漢之丁稅民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八百二十為一算復除也⑭漢郡故城在今甘肅環縣東南⑮繞城之水也⑯城上雷石⑰鐵蒺藜也⑱算度也⑲以竹箴相連遮落之也⑳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除其罰令居之也㉑不出贖錢也

龜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註音】(還)音旋(創)初亮切

【釋義】①輸送也。②卽二房。③謂其非常置也。④帥名。⑤有保護能力者。⑥怨也。⑦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也。⑧猶言得志也。

【諸家集評】吳西山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方望溪曰中幅全同管子語而與前後凝合使人不覺良由老謀勁氣本與之近也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勿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綰。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

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註音】(賈)讀若價(稱)去聲(注)音謀(潔)音薛

【釋義】①猶不讓也。②有餘財也。③素縵。④逆也。⑤散也。⑥復。除也。為卒者。免其二人。不為卒者。復其錢。古以周尺八尺為仞。⑦漢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士。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贛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兇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況乎涉豐草。馳邱境。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註音〕(射)音實(逢)音龐

〔釋義〕①即相如。漢成都人。爲人口吃。而善著書。武帝擢爲中郎將。②秦武王之勇士。能扛鼎。③吳王僚子。以勇聞。走追奔鬪。手接飛鳥。骨騰肉飛。能拊膝數百里。④賁。姓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虎。育。姓夏。亦勇士也。⑤犯也。⑥天子從車。相續不絕也。⑦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⑧輪之正中。空其中爲貫軸處。⑨西戎。其先出自三苗。⑩車後橫木。⑪馬勒。⑫馬口所銜。

〔諸家集評〕大姚曰。相如諫獵真聖於文者。下面方似有說話。忽然而止。卻插入他語。忽然而接。變怪百出。而神氣渾涵。不露。雖以昌黎師說較之。且多圭角矣。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

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隄。領^四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四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六使將軍間忌^七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八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九。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十誦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廡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入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聞。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

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註音〕(麴)同翦(與)讀豫(要)平聲(篁)音皇(酌)直久切(麴)音貢(險)同險(領)同嶺(挖)他何切(瓊)方六切(淦)古暗切(鑿)同啗(種)同棹(龜)同朝(鑿)音單(麴)音郝(頓)讀鈍(馮)同憑〔釋義〕(一)名安。高帝少子長之子。好書。嘗爲文著。有淮南子內書二十一卷。後以謀叛。自剄死。(二)時閩越擊東甌。東甌告急。武帝因嚴助所請。欲伐閩越。淮南王上書諫之。閩越今福建地。(三)安也。(四)正月一日。古王者易姓必改正朔。如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是也。(五)言地不可居。民不可牧也。(六)封內。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七)封外。千里之外。侯也。爲王者斥候。(八)侯服之外。猶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九)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要言文德要來之耳。(一〇)此在九州之外。荒忽絕遠也。(一一)竹叢。(一二)言不可盡載於地圖。(一三)重釀之酒。(一四)毒蛇。(一五)名讖。南海。今廣東南海縣等地。(一六)淮南厲王長也。(一七)淮南王傳作簡忌。中尉將也。(一八)淦。水名。在江西清江縣南三十里。言置諸淦水之上。(一九)卽贛水也。(二〇)卽指三百里贛石。(二一)今江西餘干縣。(二二)黃病。(二三)毒也。(二四)畜養越國也。(二五)一郡之都尉。(二六)姓屠。名睢。(二七)監郡御史名稜。(二八)荆。灌木名。棘如棗而多刺。(二九)高宗名武丁。鬼方。西戎也。(三〇)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陰。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海隅。鄭圃田。(三一)儀禮。天子設斧依於闈戶之間。依作屨。錦素屏風也。黼。繡斧文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

而徵未矣。未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儵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

勝諱也。

【註音】(族)音奏(贍)時鬱切(機)音幾(調)同詔(夔)音夔(護)音穢(播)音煩(擊)音如(鐵)丁夕切
 【釋義】①漢臨晉人武帝時以故丞相上書召見拜郎中後為騎馬令。②戰國時齊臨晉人所著書曰鄒子。樂之進止也。③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④遂。成也。字。生也。⑤病也。⑥孫子。⑦懸鐘之具。⑧秦將始皇時使蒙恬將三十萬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始皇崩。趙高立二世。恬自殺。⑨運載芻藁。其疾如飛。⑩秦將。⑪秦南海尉。任囂死。趙佗代之。稱稱帝。至文帝時。去帝號。⑫勝。廣。皆戍卒。共起兵於陳。⑬武臣。陳人。張耳。魏人。共起兵於趙。⑭下相人。羽之叔父也。起兵於吳。⑮狄人。起兵於齊。⑯楚人。起兵於郢。⑰魏人。起兵於魏。⑱燕人。起兵於燕。⑲以棘為矛柄也。⑳國名。在今貴州遵義縣治。㉑國名。在今四川宜賓縣治。㉒即北夷。㉓匈奴城名。㉔與擊同。牽引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

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做。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做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註音】(體)同凱(蒐)音搜(獮)先淺切(積)音杏(腫)音誰(屢)同夥

【釋義】① 漢臨晉人。武帝時。擢爲郎中。一歲四遷。官至齊相。② 司馬攬宜所著之兵法。③ 戰勝之樂。④ 春獵爲蒐。秋獵爲獮。⑤ 卽今山東黃縣。棲霞縣。諸城縣。⑥ 古量名。六斛四斗。⑦ 今山西代谷縣西北。⑧ 漢高祖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後用陳平計。厚遺單于。后闕氏。乃得出圍。⑨ 本姓婁。高祖賜姓劉氏。⑩ 課責也。⑪ 市重於外。⑫ 秦將。兵敗降楚。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傲。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三。鋸^四。鎚^五。挺^六。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七。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

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註音】（抗）吾官切。

【釋義】①漢趙人。武帝時爲侍中。官至光祿大夫。②消耗也。③無齒之耙。柄長四尺。用以平田。④去草之器。⑤馬鞭。⑥大杖。⑦古禮。男子生。必有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諸家集評】吳氏曰：前路雄直後幅廉悍。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懋^{二*}。天表^三之應。應之以福。驕盜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四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五整^六屋^七鄠^八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九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一〇}併隴^{一一}。以東^{一二}商雒^{一三}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一四}三河^{一五}之地。止^{一六}霸產^{一七}以西。都^{一八}涇渭^{一九}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買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二〇}陂池^{二一}水澤^{二二}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圃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大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註音】(慈)口角切(郎)同廊(蓋)音周(匡)音實(驪)音戶(妍)音牽(仰)古仰字(龜)古蛙字(賈)同價(虛)同墟

【釋義】①即東方朔漢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官至大中大夫給事中。②謹也。③天之現象也。④文帝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今陝西關中道之地。⑤今陝西整屋縣。⑥今陝西鄠縣。⑦在今長安縣東南。⑧即終南山。⑨今陝西丹陽縣。⑩今陝西醴縣。⑪今陝西商縣。⑫今陝西雋南縣。⑬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⑭二水。源出藍田谷。北入渭。⑮鄭在今陝西鄠縣境。⑯今陝西長安縣。⑰隄。限也。此指天子而言。⑱封宮內設立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⑲楚靈王築。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⑳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階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

【諸家集評】吳氏曰此篇及化民有道對皆有監賦之氣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

革_二鳥。以韋帶劍。莞_三蒲爲席。兵木無刃。衣_四縵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_五。左鳳闕_六。右神明_七。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_八纘_九。闕_十宮人簪_{十一}瑇瑁_{十二}。垂珠璣_{十三}。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_{十四}。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_{十五}帳_{十六}。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註音】(綿)音題。(莞)音桓。(縵)音獲。(纘)音攢。(闕)居例切。(瑇)音代。(瑁)音味。(俳)步皆切。(豪)同毫。
 【釋義】①黑縵也。②皮鞋。③白蒲。其莖可織席。④亂絮。⑤宮名。⑥闕名。⑦臺名。⑧五采之氈毯。⑨龜類動物。甲有黑黃兩色。可爲裝飾品。⑩不圓之珠。⑪雜戲也。⑫帳分甲乙。言其多也。

卷十四 奏議類上編四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銜。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註音】(國)音令(國)音語(龜)同絕(極)追上聲(視)同示(瑾)音謹

【釋義】①路溫舒字長君，漢鉅鹿人。舉孝廉。宣帝時官至臨淮太守。有異績。②齊公子。弑其君諸兒。自立。齊人殺之。立小白。是為桓公。③晉獻公妃。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惠公出奔。立奚齊。後被里克所弑。及其弟公子立。又被弑。立惠公。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④名如意。為呂后所害。⑤呂產呂祿。呂后封之為王。兵權歸之。⑥惠帝崩。諸臣迎代王恒立。是為文帝。景帝時。丞相申屠嘉等奏。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祫。⑦監獄也。⑧名弗陵。武帝少子。⑨名賀。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立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之。⑩武帝遊五柞宮病篤。命霍光立昭帝。行周公事。⑪逐也。擯去也。⑫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用治獄之吏。⑬死刑也。⑭退却也。⑮內同納。多方布置以成其罪。⑯謂獄成奏聞也。如獄辭云。當族當死之類。⑰即泉陶。舜時土師。⑱文飾致人罪。使明白而無疑。⑲同偷苟且也。⑳鶯鳥。形似鷹。㉑春秋晉人伯宗語。㉒大澤也。㉓美玉也。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名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

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_二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_四。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敝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_五。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遍沉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註音〕〔衰〕音崖〔朧〕土了切〔秩〕音么

〔釋義〕①張敞字子高。漢河東平陽人。②宣帝卽位。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光子禹爲大司馬。旋山雲以適歸第。霍氏諸婿親屬。多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③魯莊公弟。④字子綰。從文公出七十九年。返國後佐文公定霸。⑤本陳厲公子。後奔齊。改姓田氏。⑥等也。⑦卽霍光。⑧周公輔成王。攝政七年。⑨晦而月見西方也。⑩地反物爲祆。謂地之變異也。⑪霍山爲樂平侯。霍雲爲冠陽侯。霍禹爲博陸侯。⑫湯子。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⑬指霍山霍雲。⑭指霍光之諸婿親屬。⑮時敞爲山陽太守。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

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釋義】① 魏相字弱翁。漢定陶人。官丞相封高平侯。② 漢西域三十六國之一。③ 草也。葉可食。④ 鐵介。微也。○ 王無故。○ 王武。○ 許伯。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爲真漢相歟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兪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弁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弁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兪楊玉。此兪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兪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兪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兪虜。欲爲背畔。故與罕旻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旻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旻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兪。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兪。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旻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旻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註音】〔罕〕同罕〔旻〕音堅〔繇〕同由

【釋義】①趙光國。字翁孫。漢隴西人。沉勇有方略。武帝朝拜中郎將。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討平西兪。封營平侯。②昭帝時官光祿大夫。元康中兩府遣安國行視諸兪。③罕西戎種族名。④兪之別種。⑤主帥也。⑥名罕旻會之弟。⑦小種兪名。⑧兪之一種。居今青海地。⑨今甘肅敦煌縣。⑩今甘肅縣。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
 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菜
 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
 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兇虜易於計破。難用兵破
 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兇。東至浩亶。兇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
 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
 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
 屯要害處。冰推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陬。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鉉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俸。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
 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註音〕(藁)古老切(繇)同搖(浩)音合(亶)音門(陬)音治(晦)同啟(俸)取內切(畜)同蓄

〔釋義〕①乾芻。②稻稈也。③百二十斤謂石。④定計於廟堂而勝敵。⑤今青海西寧縣西。⑥水名。疊者。水法
 缺中。兩岸深若門也。⑦田百畝曰頃。⑧謂不加鐵鎖者。⑨以水運木而下。⑩修補也。⑪今青海樂都縣東。⑫同昨
 今甘肅臬蘭縣西北。古金城地。有三陁。凡山附而夾水曰陁。⑬海名。在今青海。⑭與之也。⑮與壯同義。⑯副也。
 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⑰巡行之兵。⑱地名。在今甘肅臬蘭縣西北。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兇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兇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兇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兇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兇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冢小冢。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註音】(般)同班(厥)同示(塚)陟玉切(墮)同墮

【釋義】①獸所食草。②還也。③受勸導之言，使之歸附。④每校七百人。⑤古地字。⑥塚，手足所生凍瘡。言因塚而墮指也。⑦長冊，遠謀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兇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三木樵^四校^五聯^六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七火幸通。勢及奔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六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徹返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隍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慄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註音〕(贏)音雷(壘)胡豔切同壘(樵)同譙才消切(獲)同烽(卒)同猝(賣)同但(罷)平聲(校)同效(據)同據

〔釋義〕①當時天子諭羌人。謂犯法者能相捕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②今遼寧遼陽縣北。③謂築高樓望敵也。④言營壘相貫以自固也。⑤謂妻孥也。⑥謂如今同是不能止小寇。⑦甘肅鞏蘭縣隍水西。⑧部落名。東胡支族。⑨古贖字。給也。⑩人名。辛姓。⑪言不早殄滅餘羌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民困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釋義】① 蕭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帝疾篤。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時事多所匡正。後為弘恭石顯所陷。飲鴆自殺。② 不一律也。③ 古賢士。④ 孟氏。魯大夫。⑤ 敗壞也。⑥ 周公旦。召公奭。周成王時相。⑦ 率戶而賦。計口而斂。【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語本荀子。姚氏曰。詞意皆本荀子。

賈君房罷珠崖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興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入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盜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

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兇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

【註音】(卷)同拳(漸)音尖(冒頓)音墨突(碣)音傑(菟)音兔(權)音覽(帽)於錄切(斷)同專(璠)音代(瑁)音妹

【釋義】①賈捐之。字君房。誼會孫。元帝初。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後以忤石顯下獄棄市。②武帝元年。征南越。立儋耳珠崖兩郡。屢反屢平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帝欲大舉平之。捐之以為不當。擊帝使詰問。捐之乃以此對。按珠崖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縣西。③勤懇之意。④舜樂名。⑤今甘肅鼎新縣附近。⑥入也。⑦殷高宗。⑧周時二國名。在今湖北境。⑨今甘肅境。⑩蠻為南夷。境與荆楚相接。今大江以南及交趾之境皆是。

①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②今安南國。周爲越裳氏。③遠國使來言語不通。須經九譯。④不還。周昭王南巡。楚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王頹死。⑤惠王欲立王子帶。後齊桓公以定太子之位。⑥言孔子作春秋。夷狄自稱王者。皆貶爲子。⑦今福建省。⑧今浙江省。⑨今山西省。⑩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一事。⑪以羽飾旗。載於車上。出則陳於道。而先行。⑫車相連而列於後。⑬貫是串錢的。索朽腐也。⑭校數計也。⑮今山西大同縣東。匈奴圍漢高帝於此。⑯漢匈奴單于名。⑰今波斯地。⑱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⑲二辟名。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等地。⑳權水上設木渡人以取利。酒權者。酒官造。禁民釀。如水上之權也。當時酒鹽鐵皆抽稅。㉑邊塞險要。築牆置亭以守。㉒虎符。兵符也。㉓人名。因謀反。爲驢不啗所誅。㉔驟急也。㉕古百越之一種。㉖狴區區也。㉗官名。主天子私錢。㉘主供天子之錢。曰禁錢。

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

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整整。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蚻。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蟊。蠱。蠱。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薦薦。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糶兜與

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四四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四五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四六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四九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禘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誡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註音】（抒）紆上聲（撫）音撫（還）徒合切（於穆）於音烏（餘）同胎（餘）音牟（歛）音翁（誠）音子（懽）音慘（祭伯）祭側介切（馳）音豕（城）音城（蠶）音欲（蠹）同蠶（刺）來葛切（麤）彼驕切（現）音現（鯨）音交（謂）同詒（詖）彼義切

【釋義】①劉子政。名向。楚元王四世孫。②喇。同吠。田中溝。③舜樂。④拍也。⑤聚積之貌。⑥指虞芮二國爭田。質於文王。及入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遂慚而罷。⑦歎詞。⑧美也。⑨穆情廟。周祀文王之廟也。⑩和也。助也。此美周公之祀文王於情廟。而諸侯共來助祭也。⑪衆也。⑫厲王暴虐。國人逐之。出居於彘。彘。今山西霍縣。⑬幽王厲王孫。嬖褒姒。為犬戎所殺。⑭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⑮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共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⑯隨。毀也。大曰崩。小曰隨。⑰古時北狄之一。⑱水鳥也。⑲澤獸。多則害五稼。⑳短尾狐。能含沙害人。㉑臭惡蟲也。㉒即今八哥。翹其舌而能言。㉓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㉔定公元年十月。即夏之八月。隕霜殺菽。菽。豆也。㉕雷之急者。㉖蝗也。㉗食苗心蟲。㉘猶難查也。㉙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㉚地名。㉛郊。周邑。㉜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㉝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㉞即惠公。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㉟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㊱漢制。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㊲相違背也。㊳邪曲也。㊴背戾也。㊵見〔詩小雅〕。麤。雨雪威視。眼。

日氣也。幸途也。④堯時惡人。⑤管叔鮮。蔡叔度。爲周公之兄弟。⑥季氏。魯桓公子季友後。孟氏。桓公子慶父後。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⑦丞相。御史。⑧匿名揭貼之類。⑨茹。相牽引也。⑩宿衛之地。⑪謂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⑫少正卯。魯人之雄。孔子誅之於兩觀之下。⑬獸名。性多疑。人有臨事不決者。多以獿豫喻之。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途。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誦買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捲捲。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會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諂。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真可媿死。

吳至父曰。純以經書絡緯。最爲難能。此非章句之儒所知也。又曰。退之才力雄偉。與子政相近。而論漢人爲文者。必及之。豈故取異己者。以自輔歟。賈生跌宕。有陽剛之美。願不齒於退之。豈其溫純深潤。固有不逮子政者歟。此中深淺之故。誠未易以下材拘議。妄測也。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劉子政。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途踏康居。屠五重城。塞歙侯之旗。斬劉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劉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沉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廛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註音】(郅)音質(盤)音覽(攀)音愆(飲)音吸(獫狁)音險尹(暉)音離(燁)音推(廬)同僅

【釋義】(●)字君况。北地郁郅人。先是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郅支單于與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稱臣入朝。漢發兵送之。郅支怨漢不助己。因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內附。因求侍子。

漢使谷吉送之。竟殺吉等。郅支遂依康居發民作城。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尸。郅支因辱使者。迄不奉詔。建昭三年。延壽與湯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擊之。殺郅支。得漢使節二。及谷等所齎帛書等。時中書令石顯丞相匡衡罪其矯制。故子政論之。①傷念也。②副校尉。漢官名。湯。姓陳。字子公。③手持之也。④國名。今俄屬撒麻兒干北境。⑤拔也。⑥卽趙信。漢人降匈奴者。元帝時信已死。嘗爲信之子孫。⑦卽崑崙山。⑧見註一。⑨懼也。⑩北狄名。在漢曰匈奴。⑪車徒衆盛也。⑫祉。福也。⑬鎭。北方地名。非鎭京之鎭。⑭書吏之長。案牘者謂之刀筆。⑮指伐楚賁包茅不入貢周室事。⑯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⑰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兄。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拜爲貳師將軍。⑱大宛王名。⑲太原人。宣帝時。護烏孫兵。大破匈奴。⑳西域國。今新疆。㉑會稽人。時匈奴日逐王先賢鞮降漢。吉發兵迎之。㉒鄭吉封安遠侯。常惠封長羅侯。㉓時湯貪所鹵獲入塞多不法。司馬校尉收繫按驗之。㉔謂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諸家集評】姚氏日前所徵引層層收束。災異昌陵俱如一格。比較於收束中有變化。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

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愴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註音】(裸)音貫(萌)同強(維)音洛(斷)音捉(擣)抽居切(塵)一計切(藪)同埋(轡)音頰(擗)頻彌切(憚)音昏

【釋義】(一)成帝始作初陵。不徙民起邑。後于霸陵曲亭。更營之。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焉。至永始元年秋。詔曰。朕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及故陵。(二)即三正。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為人統。殷正建丑為地統。(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周正建子為天統。(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 (三)殷土殷之卿士也。(四)美也。(五)敏捷也。(六)擣鬱。金草和酒。或以鬱。灌地以降神。(七)紂庶兄。封于宋而來京助祭也。殷土其官屬也。(八)本姓婁。齊人賜姓劉。說高帝都關中。(九)在今陝西咸寧縣東。(一〇)近水謂廁。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一一)斷。斬也。謂斬紵衣之絮陳其間。又從而漆之。極言其固也。(一二)字季。南陽堵陽人。(一三)言以薪蓋之。(一四)不加高也。(一五)在陝西中部縣。(一六)在山東定陶縣西北。(一七)在湖南寧遠縣。(一八)今浙江紹興縣。(一九)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二〇)在陝西咸陽縣。(二一)今陝西鳳翔縣。(二二)名疾。惠王異母弟位丞相。且死。曰。必葬我。南章臺東武庫。(二三)今山東費縣附近。(二四)齊二邑名。在今泰安縣。(二五)人立可隱射也。(二六)名韃。不韋。秦相。作呂氏春秋。(二七)即莊襄。漢避明帝諱。改莊為嚴。(二八)埋也。(二九)山曲。(三〇)中藏木人。有機槓可動作。(三一)陳勝將。(三二)穴也。(三三)厲王子。(三四)小雅篇名。(三五)即莊公。(三六)如丹桓公之檀刻其柩是。(三七)莊公子子般及閔公均被弑。(三八)下也。(三九)昏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左氏敘事於極處雜處間用總束或於首或於尾或於中子政用之多於篇末此古

文義法之最淺者不可數用。

姚氏曰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又曰伯父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微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融迥逸。當爲第一。災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

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一七。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二〇。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罔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二三。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凡弟據重。宗族警互二四。歷二五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二六。上官二九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三〇立於泰山。仆柳三一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畱三二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卑隸三三。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三四。不與舅平昌樂昌侯三四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註音〕〔杆〕除上聲〔衍〕音看〔倫〕音逸〔繞〕同管〔葉〕音攝〔垂〕同攝

〔釋義〕①趙籍。魏斯。韓度也。中行范智。②莊公。③獻公。④倫。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倫。八倫八八六十四人也。古者天子八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⑤雍樂詩名。祭後徹饌用之。天子之樂。三家以大夫而僭用之。三家。季氏。叔氏。孟氏也。⑥名。潤。爲季孫意如所逐。⑦尹氏。固。奉子朝與子猛爭王位。⑧乃。魯桓十八年事。實與尹氏無涉。文誤。⑨魏侯。魏冉也。⑩涇陽。葉陽。皆秦昭王弟。昭王以范雎爲相。逐去之。⑪秦宦者。⑫秦宮名。⑬時。呂台。呂產。將軍。北軍。⑭呂產封梁王。呂祿封趙王。⑮卽周勃。⑯劉章。呂后時。令人宿衛。與平勃共誅諸呂。⑰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又侍中中常侍。皆冠趙惠文冠。加黃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尾。⑱王鳳。⑲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五人同日封。⑳謂託於不汙也。㉑太后所居。㉒名。且。武帝子。昭帝時。謀反。伏誅。㉓昭帝姊。蓋侯妻。與燕王旦同時謀反。㉔指呂祿呂產等。呂氏爲高皇帝后。㉕指霍顯霍禹等。霍氏爲宣帝后。皆不審其終。故諱言也。㉖磐。大石。互。固結而交互也。㉗姓。剡。周。卿士。寵於周后。㉘卽田蚡。爲孝景王皇后同母異父弟。㉙謂上官桀。武帝時官大僕。㉚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㉛柳。已。僵。仆。枯。死。而更起生。㉜卓。衡。受也。㉝名。病。已。又改名。詢。㉞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

〔諸家集評〕歸震川曰。忠憤之論。讀之。尙可流涕。

劉子政復上星亭等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放。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

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入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彗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與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今日宜尤

屢星守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雖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忬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註音】(數)音朔(飯)于候切(藎)同孽(拂)音叨(曉)古候切(級)音懸(如)音干(代)音烹

【釋義】(一)彗星也。(二)帝堯子。此禹戒舜之辭。文選。(三)漢元帝年號。(四)漢成帝年號。(五)星名。(六)首時為孟。正月名。(七)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八)太白。陰星也。通午為經天。(九)流星。其射如矢。(十)火星。(十一)妖火。(十二)今甘肅岷縣。星名。即井宿。(十三)日月行交道之衝。相薄而既也。(十四)流星。(十五)即天河。(十六)高宗祭傷之日。雉升祭鼎而鳴。高宗因之修元年。流星光燭地。曲如蛇形。貫紫宮。見(漢書)。

諸家集評(一)真西山曰。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以問張禹。禹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

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忤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

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註音】(枝)音支(稷)音履(掩)音暗(共)讀供

【釋義】①匡衡字稚圭。漢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後爲丞相。封樂安侯。②安也。③疏。謂外戚內。謂同姓骨肉。④置也。⑤好勝也。⑥嫉妬也。⑦詩篇名。言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皆能遠色而立行。⑧鄭莊公弟太叔徒手搏虎。此文譏鄭伯。⑨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⑩陳胡公夫人。好祭鬼神。鼓舞而祀。⑪卽晉昭公。性好儉。⑫古公亶父也。國於邠。戎狄攻之。避於岐下。邠人舉國從之。⑬今廣西貴州地。⑭氣也。⑮指地震。⑯指日蝕。⑰均宮名。⑱見罷珠崖對往。⑲過也。⑳美名。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衡之論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逐堪益殺買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吳至父曰稚圭鄉愿之文蒙所不取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註音】(雍)同壅(湛)讀航(梱)同閫

【釋義】①后。君也。指文王。武王。②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③念也。④國。統言十五國。風。謂諸侯之風。⑤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婚。⑥門限。⑦主階也。⑧甜酒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古文章法。一義相貫。不得參雜。惟書疏之體。主於指事達情。有分陳數事而各不相蒙者。匡衡進戒二疏及韓退之再與柳中丞書是也。至北宋人乃總攸於前。條舉於後。蓋性恐澶漫無檢局。而體製則近於論策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于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粦粦在疚。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宜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

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註音】(虞)同娛(覺)音瓊(紡)音杏(窳)徒了切(視)同示

【釋義】①喪盡其禮。②祭盡其誠。③憂也。④病也。⑤此指在上者。⑥等也。⑦善心善容為窳窳。⑧匹也。⑨言遠避。雖有技能。而無德之人。⑩天子之容。⑪天子治事之所。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徽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徹。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日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註音】(冒頓)音墨突(徹)音叫(覬)音冀(嫚)音慢(黠)胡八切

【釋義】①漢元帝。建昭中官郎中。②一名噶札爾山。在今內蒙古。③見麗珠崖對注。④沙漠之地。⑤障塞之處。東北曰塞。西南曰徹。⑥要道地道。均謂之險。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

井陘五近漢有郅都六魏尚七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八之聲則思將率九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十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一五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一六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註音〕〔陘〕音形〔擊〕駢迷切〔率〕同帥〔愾〕芳逼切

〔釋義〕①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元帝時爲大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②楚令尹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子玉自殺文公爲之色喜③仄同側有憂者仄席而坐④均趙名將⑤在河北井陘縣東北⑥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爲雁門太守⑦與平人文帝時爲雲中太守匈奴不敢近塞⑧鄉同嚮⑨憤怒貌⑩見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⑪西域水名⑫趙奢子長平之役秦誅括並坑趙卒四十餘萬⑬今陝西咸陽縣西⑭大斧也⑮〔禮〕做帷勿棄爲埋馬也做蓋不棄爲埋狗也⑯謂待湯如庸臣

耿育訟甘陳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會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窵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會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註音】（趣）音促

【釋義】①漢哀帝時官議郎。②見「易繫辭」謂鉤致深遠之物。極言事之難也。③謂改年爲竟寧。④獨處之意。⑤今甘肅敦煌縣。⑥旋踵。猶言轉足之間。喻其未久也。⑦猶言梟將也。

賈讓治河議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然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

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葇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槽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

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_三。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倭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盜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隤_三。填_三。加肥。故種禾麥。更爲_{二三*}。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潁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註音】(陂)音碑(潁)音濱(滎)音於(滎)同沉(陂)音厄(碣)音傑(穀)音散(隤)音席(杭)音庚

①漢哀帝時爲議郎。著治河三策。後世言治河者祖之。②留也。③今河南滎縣。④與民執業也。⑤漢郡名。⑥白馬縣。在今河南滑縣東。⑦今河北盧龍縣東北。⑧觀。縣名。⑨今湖南邵陽縣東南。⑩今河北山西及河南之東。遼寧以西之地。⑪今滎縣西南。舊爲河所經。⑫山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⑬山名。在河南洛陽縣西南。⑭山在今河南陝縣黃河中。⑮山名。在河北昌黎縣。⑯今河南淇縣東。⑰元帝年號。⑱今河南開封縣西南。⑲與也。⑳古仰字。㉑漳水有二。一濁漳。出山西潞安縣。卽露水。一清漳。出山西太原縣。至河北入海。㉒低濕之地。㉓稻之不黏者。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土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三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三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二五}。迺發五將之師^{二六}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二五}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二六}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二七}。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踏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三三}。蕩婁之場^{三六}。艾朝鮮之旃^{三六}。拔兩越之旗^{三七}。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三五}。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諭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註音】(石)同碩(噲)音快(擊)同地(暨)同贊(扶)同餽(怙)音戶(繪)慈陵切(姐)音紫(旃)諸延切(菑)同災

【釋義】①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博極羣書。口吃而好沉思。成帝時為郎。著有法言十卷。太玄經方言及揚子雲集六集。②見前。③黃河之西。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陝西舊榆林府。漢置西河郡。④山名。今陝西涇陽縣西北。⑤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⑥在今咸陽縣西南。⑦在長安縣東。⑧在渭北十餘里。⑨漢使聶壹詐言斬馬邑令。懸頭城下。誘匈奴兵至。距馬邑百餘里。覺漢有伏兵。退去。⑩字長孺。梁成安人。⑪字仲卿。平陽家奴。以伐匈奴功為大將軍。封長平侯。⑫青婦少子。亦以功封冠軍侯。⑬言且搆匈奴王所在。⑭山名。在喀爾喀地。⑮積土為封。⑯在漠北。今喀爾喀地。⑰祭也。⑱山名。在漠北。⑲沙漠也。又稱戈壁。⑳匈奴地。㉑匈奴中首虜二萬九千人。封長羅侯。⑳賈地也。㉑田廣明。趙充國。田順。范明友。韓增。⑳常惠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屬浩罕塔什干等地。武帝會遣李廣利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獻馬三千匹。㉑東胡支族。在遼東塞外。與匈奴左部接壤。㉒西南夷種。㉓蹈也。㉔完虜。㉕絕也。㉖東越。今福建地。南越。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㉗三月為一時。㉘謂東方西方南方。垂。疆也。此言匈奴之在北方。比之三垂。形勢懸絕也。㉙西域國名。在今新疆。㉚見前。㉛沙漠也。在西域中。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亦復明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然盡矣

姚氏曰子雲此表頗擬信陵諫伐韓書
吳至父曰吾嘗疑此文類李斯諫逐客書姚會均謂擬信陵蒙所未喻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
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
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
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
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
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
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
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鬪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

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

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二三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註音〕(狻狻)音險尹(曠)音攤(衽)汝鳩切(冒)音墨突(氏)音支(昆邪)音輝邪(焉)音隔(媿)音兒(莢)蒲葛切

〔釋義〕①劉歆。字子駿。官至京兆尹。王莽篡位。歆爲國師。②先是宣帝時。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至成帝時。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詔羣臣議。以爲親盡宜毀。劉子駿王舜殿之。③今甘肅固原北界。周人遇獵狝處。④謂戎車之威也。⑤檠也。⑥種族名。烏丸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⑦古國名。其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爲匈奴所破。乃擊大夏而臣之。爲大月氏。其不能去者。留居故地。爲小月氏。⑧秦真人。南海尉任囂死。佗代之。⑨衛青。⑩霍去病。⑪路博德。⑫楊僕。⑬單于惡昆邪王休屠王。欲殺之。二王謀降漢。漢使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漢。號十萬。⑭卽西域諸國已降漢者。⑮時漢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⑯見前罷珠崖對注。⑰見上。⑱西域國。⑲田千秋。⑳宗廟輩行之序。㉑均商賢主。㉒〔詩召南〕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思之。蔽芾小貌。⑳草舍也。

〔諸家集評〕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註音】(禕)音倚(帥)去聲(誠)音纏

【釋義】①諸葛姓名亮。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爲蜀漢丞相。先主崩。輔後主禪。封武鄉侯。卒諡曰忠武侯。②時曹丕已篡漢。吳據東南。連蜀適三分天下。③卽今四川成都縣。④南陽人。爲侍中。⑤字文偉。時爲侍中。⑥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時爲侍郎。⑦明兄子。後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⑧東漢二帝。⑨官名。主侍從。指郭攸之。費禕。⑩官名。指陳震。⑪丞相府僚。指張裔。⑫官名。參預軍事者。指蔣琬。⑬今湖北襄陽縣地。⑭時曹操南征。劉琮以荊州降。先主奔夏口。亮奉使至吳求救。⑮先主崩於永安宮。遺詔亮輔後主。⑯水名。又名苦水。渡盧。指七擒孟獲事。據今雲南地。⑰謂不生草之地。⑱魏都汴。故曰中原。

【諸家集評】蘇東坡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

方望溪曰孔明早見後主躬自菲薄親近小人恐其遠離師保志趣日遷故宮府營陳悉屬之貞良以謹持其政柄又恐不能傾心信用故首言國勢危急使知負荷之難中則痛恨桓靈以爲傾頹之鑒終則使之自謀以警其昏蒙而皆稱先帝以臨之使知沮忠良之氣必墮先帝之業蹈桓靈之轍必傷先帝之心棄善道忽雅言是恃先帝之遺命其語氣象雖不能上比伊周而絕非兩漢文士之所能近似矣又曰戰國之文峭而儇惟樂毅報燕王書從容寬博有叔向國僑遺風東漢之文滯而繁惟孔明此表高朗切至實尙書陳戒之苗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謂文章限於時代特俗子之鄙談耳

姚氏曰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賤有逮者

卷十六 奏議類上編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雄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

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_四。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_五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_六。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_七。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_七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

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註音】(頊)許玉切(馨)音醜(戊)音茂(昇)音余(嚮)力轉切(荆)音列(祓)音弗

【釋義】一、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細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年豐人安。請迎之。憲宗從之。留宮中三日。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因上書論之。遂貶潮州刺史。二、名軒轅。姓公孫。三、黃帝子。姓已。名肇。四、少昊孫。堯父。姓姬。五、姓伊耆。名放勳。六、姓姚。名重華。七、姓姒。名文命。黃帝之玄孫。八、名履。姓子。九、名滿。十、名莊。光武子。十一、漢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至天竺國。迎取佛書。佛教始入中國。十二、名衍。嗜佛。捨身同泰寺為奴。神宗廟祭祀。以麵為犧牲。後為侯景餓死。十三、在今南京城北。十四、今陝西鳳翔縣。十五、殿名。十六、一副也。十七、著華也。言以姚為捧拜為帝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如論淮西及黃家賊事。宜論錄重物輕及條析張平叔鹽法等。皆數析明白。曲當事情。然非專為文。故姑取佛骨一表。以見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

劉海峯曰。佛骨是學。尚書無逸篇。

張廉卿曰。此篇與西漢人奏議為近。又曰。意義亦明顯。無殊絕處。而淋漓古鬱。真氣全。使人讀之不厭。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而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註音〕(擗)音筆(揚)音陽

〔釋義〕①時在貞元十八年。②官在九品下。③四門館博士。隸國子監。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土生者。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尊卑而祀之。⑤唐置禘主之所。⑥獻祖爲唐高祖之高祖。懿祖爲高祖之會祖。⑦土封爲壇。除地爲擗。⑧遠廟爲禘。謂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禘廟之中。⑨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增太廟爲九室。⑩卽景皇帝廟。爲高祖之祖名虎。⑪爲睿定公所立。煬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懼禘。就禘而禱之。昭公死。季氏以爲獲福。故重立之。⑫商之始禘契也。

〔諸家集註〕方望溪曰。反復周密。理正詞賅。說經之文。當用爲程式。

劉海峯曰。筆力堅挺。如鐵鑄成。尤爲議禮之法式。

姚氏曰。唐高祖之祖虎。佐周。始封於唐。追尊爲太祖。景皇帝其上。懿祖又其上。獻祖唐自德宗以前。議太祖禘祫之位。久不定。建中二年。顏魯公爲禮儀使。上廟享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當時用其言。禘祫時。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爲昭穆。及貞元時。議者乃謂非是。下羣臣議。改太祖爲東向。而獻懿別祀焉。其時退之爲四門博士。上議云。云朱子推公此議。禮學精深。得報本反始。不忘所自生之本。義公之說。與魯公正同。然公之議。竟不得見用於貞元之末。而魯公之說。乃得行於建中之初。蓋當時魯公名稱位望。爲朝廷所信。固重於公之在貞元間。及乎魯公去國。而當世。遂不肯終守其說。移易是非。迄乎

終唐之世爲可惜也

韓退之復讐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

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註音】（蘇）音雷

【釋義】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②唐分西都東都北都。故各一人。三省。尙書省。門下省。中書省。均號爲宰相。爲正六品上。③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及四夷歸化之事。④復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此退之自負不猶人處。大姚曰。簡易明直。最爲文之高致。

張廉卿曰。此文自老潔不可及。然少宏遠不盡之觀。未極文家之能事。恐非退之上乘文字。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一。愚^二。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三剜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四。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

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瀾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_二姦隸_三。蠹居某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

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註音】(戀)音貢(剝)音枯(陔)音鄒(颺)音懼(鑣)音扁

【釋義】①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②隅也。③天子所都之地曰畿。去王城外周圍五百里曰甸。④指京師也。⑤急川。⑥狂風。⑦爬蟲。長丈餘。口巨齒銳。皮堅。產熱帶。⑧心動也。⑨鬼怪也。⑩泰山上築土為臺以祭天。曰封。泰山下小山除地以祭地。曰禪。王者以其功德刻入玉牒。并立石以紀之。⑪發揚聲厲也。⑫指藩鎮。⑬指官。⑭動搖毒害。自為防守。⑮肅代。德順。四宗。⑯指平蔡州。⑰帝居。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退之之氣不能不挫於嶺表而東漢一曲之士皆能視死如歸可視二代風教所積之異

劉海峯曰通篇硬語相接雄邁無匹長昌黎能事

張廉卿曰四字句一氣直下讀之止如一句

柳子厚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

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九*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註音〕(郟)音圭(贖)音獨(讐)音孽(饒)音裕(驚)音傲

〔釋義〕①即唐武后。②今之甘肅天水縣。③遼師韞爲御史。元慶改姓名備於驛家。師韞以御史舍於亭下。元慶手刃之。自首於官。④謂元慶宜正國法。顯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⑤行也。⑥呼也。⑦父仇不共戴天。⑧〔晉書劉琨傳〕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⑨驕蹇不馴。⑩恐迫也。⑪周官名。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⑫復仇者。不得因其子之欲害己而先除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辯讐段太尉逸事狀。乞巧文。皆思與退之比。長而相去甚遠。惟此文可肩隨。劉海峯曰。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猶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會條生曰。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國家圖書館



001687637

B715

